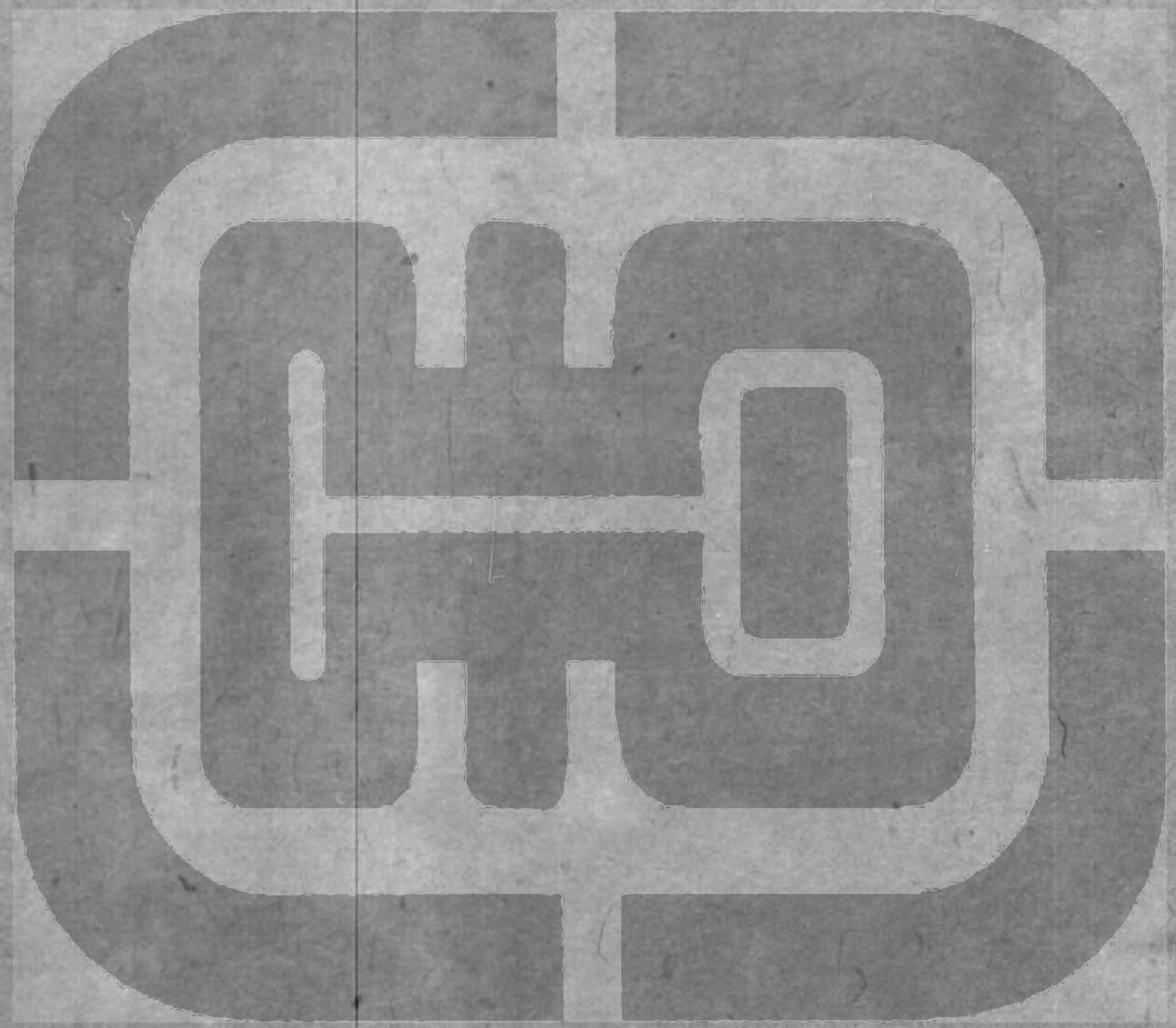

止園集卷六

詩園居　庚戌以後作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庚戌九日東夏茂卿

世事那堪道交情問歲寒君方焚筆硯我亦掛衣冠
竹葉尋常有菜萸仔細看偶聞初度日瀝酒望江干

壽白敏菴六十舊爲典客丞吳興萬壽日其誕
辰也

高秋爽氣滿香山杖履翩翩不可攀世族向從菱巷
大宦遊曾自箬溪還門多結駟題爲鳳庭有懸魚賦

是鰥聞道呼嵩當此日豈無清夢到朝班

題服于弟若虛齋

曾將世事等虛舟況有虛齋水上浮逸興漫乘隨畫鷁機心不動狎沙鷗風流豈必登元禮雪滿何妨逐子猷我亦近從彭澤長歸來吾道付滄洲

送五雲張父母還楚

憶昔兒童竹馬迎三年百里頌風清心勞忽使徵求急政簡須教法網輕當路不知驄早避朝陽安得鳳先鳴君矣未盡含飴意留取烹鮮待和羹

二

年來世事更稱難聞道東門有掛冠未許淮陽化為鯨那堪渤海失劉寬民艱藉爾歌康食官抽還誰詠素餐南望峴山多淚使君應作口碑看

雲來閣次韻

月在簾櫳雲想衣月光雲影自相依巫山巫峽時時夢吳水吳山處處飛翼似垂天搏欲起心同出岫去還歸好憑高閣凌霄上莫縱清波白石磯

秋日玉蘭花贈董汝驥

韶光留玉樹秋色滿蘭臺壁挺藍田質珠含合浦胎已將梅信至應帶桂香來好倚雲邊種東君第一栽

辛亥元正次象于兄初度見詒作

五十王正届三千客路回酒開新歲栢春到故園梅
漫詠平原句頻傾張翰杯豈緣明主棄我自愧非材

二

漆苑瓊依舊衡茅歲又新鶺鴒關意緒龍馬鬪精神
世事猶旁午官情竟苦辛且從婪尾日一醉甕頭春

三

風塵方稅駕泉石自稱傷但作團圞會何如倪倘場
閒心眞澹宕往事悵清揚綵服還堪戲無勞問緒棠

送爾純姪玄墓觀梅兼謁太士

人日題詩送汝行音逢新歲恰新晴山中草栢梅花
發折得名香入化城

朱廣野初度口占

與君同榜復同年以長猶慚十日先取醉尚餘婪尾
酒勿論燈後與燈前

曹世美招飲觀燈次徐山人昭質韻三首

獻歲初筵樂事同蘂堂銀燭競燒紅珠聯火樹星光
落玉敲氷簾月在空一派笙歌催漏刻幾重花炬奪
天工閒身漫逐鄉人賽猶想中興紫極宮

門迎珠履玉爲堂況是佳人錦瑟傍踏遍蓮花開陌路夢廻芳艸滿地塘蘭楫近帖千金勝玉樹逢騰七寶光共道今年春意早街前月色白如霜

三

長檠八尺未爲奇千炬高燒詫燭圍自有聚星占紫氣豈將爝火集餘輝暗香度曲浮羅綺明月投人起布衣痛飲莫辭良夜醉須知萬事不如歸

次韻壽隨寓兄二首

介壽初回詠及瓜何妨雙鬢各生華味從蔗境心逾淡夢入桃源路正賒自厭尚平終有累誰憐孝緒久無家吾兄夙負烟霞骨爲問麻姑背幾撾

二

安期新進棗如瓜何處重逢綠蓼犖回首風塵機已息放情山水興偏賒雖黃不挂時人口清白能承太史家今日初筵稱具爾忽聞街鼓報三撾

贈望于弟

行年四十九尚未識吳門山水吾偏適漁樵爾並尊浮雲平四野細雨足孤村莫厭連牀話悠悠誰與論

東遊發舟

歸來何太久今日始成游月暈燈初歌風柔雨乍收

登山幾兩屐浮海一扁舟欲寄梅花信裁詩付水鄉

觀梅雨阻范長倩招集虎丘晚酌

着屐登山雨亦奇酒闌秉燭更灘淝花飛一片愁難破石悟三生覺未遲杯影當空春澗落鍾聲出定晚舟移主人愛客情無已肯負探梅隔歲期

雨中集寒山寺

爲阻山中駕翻成方外遊天公饒雨妬我輩更風流刻燭看詩卷飛觴促酒籌梅花應自笑寂寞隴西頭

稍霽再游虎丘有懷長倩

雨中看不盡乘興又重來天意開新霽朋尊會舊陪長倩芒鞋防石滑蘭槳逐溪廻得句思何遽徘徊坐翠苔

喜晴

出門已十日未有不陰時忽見天光發先愁日影移江山應我待來往更何期爲問林居士標梅賸幾枝

天平山謁文正公祠

移舟依水曲躡履上天平松色添朝雨梅香媚早晴危崖驚欲墜峭壁削難成仰止高山意千秋有令名

天池

山川稱信美況復是吾鄉初服春堪試新茶蚤未嘗林林皆翠色處處盡梅香坐久逢僧話悠然與世忘

澗泉

擾擾紅塵盡白頭浮沉宦海幾曾休不知曲澗無情水何苦潺潺不斷流

趙凡夫園亭

空谷伊人宅高山流水邊泉飛千尺雪地闢一壺天窈窕依丹壑棲遲結紫烟始知塵境裏別自有神仙

和范夫人觀梅有懷二首

春入芳園曙色開風前玉蕊半含苔宣城有信憑誰寄庾嶺無心漫自猜雪滿高士臥月明不見美人來那知別後飄零客庭首重回

二

花滿枝頭月滿林暗香漠漠影森森粧成翠鬢絲似絹寒生角枕近夢遶羅浮玉漏深香染霞箋向高臺待賞音爲衾好將東閣陽春曲吹向

香雪堂次韻

遜雪輸梅總是香騷人何用費平章南枝色動浮羅幌東閣詩成萃錦囊傍水好餐雲母屑臨風不點壽陽粧由來謝氏多清韻觸目如登玉樹堂

二

憶將梅發詠春槃得句猶嫌墨未乾素艷粧成應帶

月凍香飄散玉生寒行歌肯惜千金縷披對須呈五
色玕一曲幾人酬白雪陽春莫作等閒看

與俞本之

不盡金閶意扁舟下晉陵雀羅還自穩魚服向誰矜
交道看時變詞壇見代興如椽應可借莫借剡溪藤

答徐昭質

風流江左信多賢詞賦翩翩氣若仙海内窮交推任
俠門前奇字問夷堅何人下榻容徐孺到處登樓憶
仲宣我亦拂衣思避世願從白社漱清泉

賀孫翊明舉子

之子爭傳美且都名家此日見非虛
礪送喜高門月是珠捷出自能繩武子抱來真不
文姝莫嫌遲暮過瞿曇相逐應看接鳳衢

題黃貞父浮梅檻

伐竹南山下爲槎結搆同我懷浮海意君有濟川功
白雪千人和青絲一棹通梅花不可見藉爾訪逋翁

和李義山無題五首

春愁萬斛付虛舟飄泊寧辭命不猶鴈字傳來書未
達蜀眉銷去鏡難留雲歸遠岫千林暮露滴空堦一
葉秋幾許離憂情脈脈夜深和淚到心頭

二

寂寞闌干斷客踪閉門月午不聞鐘夢回獨窘離還
合情到相思淡更濃秋水一方流荇菜春宵幾度冷
芙蓉從今莫恨蓬山遠日近長安隔九重

三

誰言柳絮漫隨風水本無心盡向東翼比鴛鴦偏不
偶竟隨蝴蝶暫相通雀人競拾山中翠才子空題水
上紅賸有深恩羞未報自憐衰鬢白如蓬

四

恍惚巫山雨欲來彩雲易散不成雷眉將黛色春千
紅膩爲丹心日九廻羅帶香銷憐淚盡錦箋信杳恨
多才舉頭看月低頭淚拭盡寒爐幾寸灰

五

盡道人生行路難故園花發又花殘青衫牢落盟猶
在紅袖龍鍾淚未乾團扇有懷悲歲晚薄衾無賴怯
春寒雙星不解深閨怨夜夜闌干獨臥看

壬子春日同望于弟重游姑蘇時弟亦稱五十
矣

昨春攜爾識吳門此度重尋甫里村世事止餘雙白
髮客舟應醉幾黃昏百年兄弟供游興一日漁樵佩

主恩五十如流今已老我非君是總休論

訪蔣中復于暇山未作似長公少山

偶爾尋三徑居然擅一丘有山皆暇日無暑不清秋
樓閣重重敞琴尊事事幽獨憐吾計拙何處卜菟裘

二

去郭饒三里開山第一重樹將青嶂合苔藉白雲封
杖履幽期愜塤篪樂意濃耦耕今日事谷口願相從

三

爲覽名園勝因之識長公朋樽今夜雨儒服古人風
避地思王粲還山愧葛洪滄浪應有約爲謝紫芝翁

游芙蓉寺

窈窕荆南路芙蓉朶朶新溪深留虎跡松老作龍鱗
法界超千刼禪關絶一塵山僧躭坐隱無處說前因

游南塢

好僻來南塢雨餘人跡稀松杉疑太冷筍蕨覺尤肥
石磴披榛入巖泉傍竹飛何時愜始願一探北山薇

再過褉嶺有懷世父大史公

徙倚情何限高風在竹林雲霄留傲骨泉石耗雄心
避世恨不早入山宜更深寥寥千載下何物是知音

次褉嶺韻懷隨寓兄

幽意何時愜相將入舊林莬裘今日事藿食一生心
燕雀謀仍拙龍蛇蟄自深空存懷古意山水咽清音

送象于兄由蒙學博擢宰新河

吾兄經術擅西京試宰堂陽結綬行錦自吳門懸匹
練壁從趙地重連城當年尚憶花驄過余出關曾駐節此日
應看竹馬迎莫道滦園多傲吏折腰何必損功名

送白嗣齋北游

爾我情何限行藏道亦如勞勞歌出塞總總嘆居廬
客舍寧彈鋏王門肯曳裾一枝聊可借且莫賦歸歟

答董釐卿咏水

已覺人生日夜浮欲將時事付東流縱令獨溯一方
水安得同銷萬古愁江漢滔滔思砥柱滄波渺渺信
扁舟爲君且發觀濤興賴有新詩豁睡眸

送周教臺北上

送別滿河梁乘秋入帝鄉一辭彭澤宰再領度支章
莫厭風塵色還依日月光淮流纓可濯不必問滄浪

送董于廷偕計兼懷錢若水二首

陶公卜南村爲多素心友我來從敝廬子隣亦相偶
樂與數晨夕而時接杯酒一朝秋風厲瞻焉欲分手
高上黃金臺龍光射牛斗功名何足道意氣莫相負

二

世路多崚嶒同心渺難得維我二三子長天限南北
拂衣從所好京華猶旅食子行獲良朋凌風展雙翼
煌煌帝鄉游青雲共顏色好努力崇遠猷慰我長相憶

錢若木按楚侍尊公持節

送

使者乘軺入漢東爭看鷺羽差雙熊千秋原廟留眞
氣一代蘭臺表大風此去郢中饒白雪向來都下避
青驄君恩已許瓜時及肯爲遲遲嘆轉蓬

二

尤李春色媚江濱回首吳山隔楚雲白壁誰傳玄是
卿斑衣新借繡爲文頻年吏治淄湄失此日人情朝
洛分自笑澄清虛攬轡歸來甘與海鷗羣

邵古民索詩壽母久之勉作一律

片紙殷勤索賦詩謂將此報恩慈筆耕已羨能將
母荻畫應憐自教兒孺子固知名下士鄉人爭和卷
中辭棁舟欲詠懷蕨草莫以況吟笑拙遲

送董綸宰公除北上

丁年薇署忝追陪送爾臨岐首重回共羨聲名依北
斗獨留涕淚灑南陔幾多闕事歸宮府不少虛銜列

省臺倘有相知問幽側爲言黃髮老嵩萊

孫德純與董克讓並稱六十其懸弧辰孫先一日合作一詩壽之

兩家兄弟齒同尊春酒須傾老兔盆肩下頭顱一日長眼前肺腑百年敦醇深誰復能如董才藻還應獨讓孫我亦始衰依洛社相將杖履過衡門

壽瞿體泉七十

曾聞二美擅時髦萬里雲霄見羽毛家近西郊三徑穩筵開南極一星高向來月旦歸君輩老去風流付我曹爲問門前多長者可煩隣父送香醪

壽吳學小六十

延陵一泒古來聞名技于今更出羣善息元從老萊子禁方初授長桑君游仙不數壺中日樂聖須開竇裏雲試問刀圭如可借願依特室謝塵氛

壽吳元聲六十

一時賓從黨頻惟爾周旋較可人開口無非干已事到頭不作自由身些微杯酌猶嫌醉聊且盤飧豈厭貧六十尋常須記取請看曆尾幾回新

奉懷周斗垣年兄一首兄以楚材曾典黔試移守虎林留治婺州表宏亦東陽事

翩翩五馬照江東況復論詩郢調工會是君侯領方
岳其如父老借文翁材收貴竹應難盡賦就廿棠自
不同莫訝袁宏將一扇願從千里播仁風

史績禹生子年且踰彊矣尊公禹門爲兼州守
與先學士同社莫逆詩以志喜余同時生第
九子且志愧焉

巷南巷北並懸弧兩世通家見友于愧我九雛寧是
鳳羨君五馬復生駒他時定續龍門史今日初還合
浦珠紫氣克間休訝晚問年猶喜及商瞿

蔣治卿九日稱六十時有非意之于末句兼懷

熙健二丈

由來三徑屬君家初度頻看菊始花士譽定知龍有
腹人情寧謂鼠無牙百年天地懸蓬矢萬事風塵稅
鹿車此日茱萸應遍插可曾清夢到天涯

錢啓翁年伯東林講易以點朱餘詠見示病中
勉和四章

包犧一畫義精嚴父象由來寂後添教本無言寧聚
訟學除有我見勞謙憂虞須向潛時玩悔吝還從動
處占會得先生無隱意靈花朵朵任君拈

一陽微動令方嚴脉脉生機靜裏添泰爲小來終屬
否盈將大受始居謙與其有咎寧無譽若者無恒定
不占欲識先天消息露簷前梅蕊已堪拈

三

敢於詩律鬪清嚴風月平分樂意添履順何妨行坎
坎孚只合守謙謙眼前伎倆人爭覷心裏功夫我
自占正恐太和湯未熟眞醇一盞不輕拈

四

人師不比我師嚴本性原無外物添水上生風文自
渙山中通澤禮彌謙鴻儀已得龍潛用虎視猶將豹
變占從此葛藤應一掃紛紛岐路不須拈

題唐晨大二善閣

卓爾承家彥悠然開閣心百年看述作千仞見登臨
月色懷瓊樹風聲傍竹林何時容拾級相對一披襟

二

肯搆成新築靡瞻儼在茲枌榆門祚遠橋梓地靈私
獻賦青雲逾論文白日移過庭詩禮訓百世有餘師

西湖次蔡伯達年兄韻

月雨尋山興不孤相携勝侶酒爲徒花香狼籍春將
老塔影空濛日欲晡百代風流誰北斗十年踪跡又

西湖東行莫訝眞人聚會見關門紫氣無

坐雨片石居

十年不到西湖上風雨那禁二月秋地主雅知延重客天公偏解妬清游山含暝色迷龍象水長烟波失馬牛縱使子猷能興盡聊因信美且淹留

張雨若招飲寄園

風光二月柳初柔獨有名園傍柳洲一夕開樽朋雨至千山隱几客星留逢張偶合延津劍訪戴寧回剡曲舟借我遷居停宴賞明年春半訂重游

龍井新菴

[illegible]危崖小有天空堂野衲意翛然松穿石鼻門前瀑挂峯頭澗底泉結寺尚依靈鷲影開山不記老龍年逢僧漫說能忘世却被輿人促上船

湖上爲世子弟稱觴

頻年曾廢蓼莪篇初度重開具爾筵墨綬何妨聊聚首藍輿無處不隨肩喜依新柳穿青瑣笑拍長松攬紫烟千頃湖波平似鏡願將一勺頌如川

文孝廉竹塢

有美伊人欲住山林溪逕亥杳難攀空懸一壑天留杜直削千巖翠作鬟白日自能供草座紅塵應不到

松關誅茅擬結青蓮宇獨立峰頭取次刪

重過趙凡夫山居

伐石移山結搆奇幽情肯與世相宜百年風木留孤塚三月烟花隔九逵却怪陶潛開徑易翻嫌龐蘊出車馬紛紛到水湄

家逕鑿坏未許藏名姓杖錫何方至天中最上流肯從朱邸貴聊作白雲遊

送雪徑和尚中州宗室能詩

書法宗懷素詩才識貫休逃名吾已久半偈不須酬

和魯子弟兼葭莊作二首

獨窘年來賦在阿伊人何事尚烟蘿請看天地紅塵滿徑道江湖白鳥多門上苗容題宇鳳池邊不數換

經鷺鷥渚溪未必能乘興聊爲滄浪一和歌

二

三徑初開結四阿閒情頗擬許寄蘿亦知塵事林中少更覺浮雲水上多我已無心乘衛鶴君寧有意鬬梧鷺北園載酒南園醉會弟倡兄酬發浩歌

送張懋中守桂林

辛年次第拜君恩兄已專城弟杜門忽見九龍高紫氣爭看五馬照朱軒片雲何處蒼梧遠落月伊人白草昏嶺外風烟時入夢相思惟有勸加餐

周伯上六十

崔門垂老見交游誰復醇漓似大周綵筆會干新氣
象烏巾爭識舊風流每從林下開三徑自是胸中具
一丘況有晚菘堪作供用君家味佐觥籌

讀隱孝傳有感

纔聞隱孝淚潛然梓里爭傳琬琰篇情爲烏慈酬寸
草痛餘雞骨照重泉固知後效非親意倘念全歸亦
自憐試問蓼莪今已廢王家惟有一青氈

送吳文倩游南雍

幾年清譽滿公車獻賦誰能薦子虛一入橋門稱領
袖肯從都市逐標裾鳳巢東閣千尋上鵬徙南溟六
息餘爲問看花傾白下爾時紙價定何如

送爾繩姪

一時羣少劇翩翩爭向橋門問祖鞭欲賦青雲俱彩
筆遞推白雪總朱絃書傳太史藏山後名冠諸生壁
水前送爾圖南尋舊跡依稀猶記鹿鳴年

送世子弟之龍溪二首

三世虛傳侍從名剖符今且出承明勞人案牘粗能
了飾吏文章晚更成閩海風清雙鵲起漳江天盡一
龍鳴中年兄弟關情甚尊酒津亭且細傾

二

官程六月苦炎天恰借薰風入宓絃鳴鶴山前喧候吏飛鳧閣下羨登仙異時赤縣桃花滿此日雕盤荔子鮮留郤文無當別意祇今吾計是歸田

同錢若木送世子過吳門作

吳閶杯酒惜離羣風雨孤舟入夜分高枕未能供白日片帆猶自附青雲寞鴻失序寧憐我黃鳥求聲僅見君莫道野夫歸興發向來驪唱不堪聞

姑蘇道中用韻似孫德純

避世還尋沮溺羣況將風月與平分桃流幸矣從孫楚問字居然敵子雲美酒更誰能共我名山何處不携君獨憐瀠勝無多具那得新詩愜所聞

送大于弟應試

吾家兄弟才不盡況汝思猶縱橫池邊芳艸苦未就匣裏青萍雄自鳴末世人皆作皮相中年我豈辭躬耕少游樂事裁取足亦知伏波當晚成

送贊思姪應試

憶昔聯翩接鴈行于今羣從盡琳瑯眼青已許人爭識眉白應知爾最良雛有一毛隨鳳彩駒名千里逐驪黃周先魯後尋常事肯使而翁獨擅場

送寬恭兩兒應試次作用辛卯韻

一時玉樹滿階庭豈謂吾兒亦寧馨最喜賢科符五
卯還看士譽挺雙丁鴻飛天矯辭中澤鵬徙扶搖起
北溟莫道老夫毹石隱提書急為報山靈

二

漫言學海與文江破浪還乘萬里艭他日鯉庭寧問
一當年鴈塔已成雙書傳南國泥金帖酒向東籬倒
玉缸星近太微終是客好從北斗望魁扛

題吳之矩雲起樓

飛樓縹緲倚天開冉冉晴雲入檻來舒卷無心曾出
岫憑陵有意獨登臺千秋不盡凌霄氣百尺應看俯
世才高臥尚能干蒼緯可容物色到三台

送陸凝遠守昭武便道壽母

紛紛畫省盡含香一劍君能請上方自是聖恩偏岳
牧還從吏治擅江鄉桃花已結三千實符竹初分四
十疆經術固知吾黨貴爾堂書應不負循良

戲題張九峯冊

鄉里小兒好耍子長安貴人亦如此日日登場鬪傀
儡千變萬化事太奇為眞為假君莫疑試問莊生當
自知

訊蔣中復得長安提報

翩翩游子對公車忽有泥金慰倚閭畫溪邊三曲
徑芙蓉關下萬言書已從南國傳消息還向東山問
起居縱使門前珠履集莫教二仲往來疎

送張克俊守常德

畫省風流動漢京襜帷忽下采菱城莫言郢曲無人
和聽唱陽春第一聲

二

萬疊青山擁上游片帆朝發武陵舟綠蘿山下棠陰
滿明月三湘到郡樓

三

東方千騎出明光控得名駒五驌驦君自胸中吞夢
澤細流何必問滄浪

四

洞庭西望是臨沅使者新乘白鹿轓帝爲仙郎多逸
興故教太守入桃源

送吳麗中守周南

洛陽治行首吳公千載風流勝槩同列戟喜看施五
馬褰帷應羨引雙熊家聲敢附延陵後國計曾分渤
海東莫道河南未可問下車誰不避文通

和魯于弟明月廊二首

萬頃秋光水面平何人不動庾樓情影隨烏鵲浮空度魄抱蟾蜍徹底清白蕩近看青靄散碧天遙借綠雲迎謝家兄弟偏多興賦就應傳擲地聲

二

同時小築兩何山風度依稀仲伯間五夜清尊懸草榻千秋明鏡掛松關袁宏南渚猶堪並謝朓西園未擬還亦有金閨疲執戟宮廊明月不曾閒

題爾絅姪鷗社

菰蘆一葉迹身輕問水應知避世情未解塵中酣釀戰却從溪上結鷗盟已無米炭堪相詫縱有風波亦不驚朝市向來難駐足還留此地任人行

顧所建乃堂壽

新釀桃花酒色濃侯家日暮動歌鐘盈門珠履千秋頌累世金貂萬戶封堂上華荏常控鶴庭前彩袖隱盤龍平山未厭岡陵祝笑指淮南第一峰

沈伯和解汀郡賦歸稱壽

鴻寞寥廓已多時念爾新裁招隱詩投牒明堂無計吏掛冠吾黨有餘師縱橫俠氣千秋事汗漫交情五嶽期歸去柴桑猶未晚一觴堪對菊花枝

二

肯因臥治謝朝班虎豹窺人下九關氷蘗盟心丁字
水風塵回首集公山門前施馬方成列天外飛禽已
倦還更喜老萊今有母上堂猶自舞斕斑

孫宗伯聞斯招集看方子振奕

清秋有客下長安坐隱虛堂白日寒星聚偶占新里
第風流未改舊衣冠麗公南郭機心少謝傳東山禮
數寬撒手不關成敗事一枰聊作等閒看

送張元岳先生自交移任大梁

已承嘉命過齊東河內爭先借寇公兩地吕虔刀可
佩千秋枚乘賦尤工衡嵩忽起襄帷色沂海虛懸鄒
魯功鄴下風流今在否皆因季重念吳蒙

次韻答程相如

俠氣翩翩一劍橫少年會作棄繻行薤邊獨矢丹心
苦報國相看白髮驚月色空梁懸客夢風塵滿地動
軍聲亦知推轂群公事指顧能令瀚海清

范長倩卜築天平携家棲隱奉訊二首

青山招隱已多時卜築新成未是遲萬笏遥傳惟乃
祖一冠高掛亦吾師縱橫詞翰千秋業汗漫功名五
嶽期我本倦游思避世好從湖畔學鴟夷

二

偕隱相將住鹿門更聞結佩紉芳蓀詩成青玉酬雙
案酒泛黃金倒百樽曲徑行春鳩杖穩迴廊踏月鳳
簫温亦知後樂君家事肯使殷憂奉至尊

送梁允章閩行有感

送君老眼漸糢糊肝膽輸人血欲枯朝露忽晞零薤
艸春風雖到隔菰蘆世情終信莫須有天意寧教我
獨無斷隔鴂啼烏勿復道迎風只唱鳳將雛

送屠行可

屠君屠君成遠行誰爲汝作曹丘生里俗東家故不
賤時名北海寧相輕毛錐自脫未已見穆醴未設心
先傾丈夫意氣不遠數千里況乃並駕不速成三人
今日一經授宅相他時世業開玄成舟颺颺車轔轔
馬首遂東不得停我有藥石可以愉中誠寒不作堂
上燕饑不作鞹上鷹千山萬山客程遠一貴一賤交
情眞我歸谷口亦自得坐聽嚶嚶求友聲

南岷歌爲范母吳太夫人壽

帝遣鴻濛莫西裔參井星精夜墮地化爲南岷八千
丈從茲以西二十四萬里芙蓉片片疊青霞絳雪英
英含太始西來鶴馭下赤霄手扶綠玉千星紀范家

阿母垂黃髮人間福澤應無比扶輿眞宰鍾玄蘧巍
峩甲第連雲起說詩直欲解人願一壇牢落寄片水
爲雨爲雲出大澤如岡如陵供燕喜百年到處奉潘
輿九坂何煩叱王馭南嵕山何足擬玄蘧化作崑崙
柱中天直砥無涯涘夫人之壽亦如此

南氏貞烈歌

古傳南仲氏繼起多奇英胡乃閨中質千秋節義明
誼敦泰岳重效等鴻毛輕回看女兒時婉淑眞天成
誦椒知夙慧占鳳訂嘉盟十八作新婦嫣來巢始
上堂侍姑嬸誠同葵藿傾入室御厮養心如水鏡

[illegible]

哉郎少年薛能負時名勤維讀五車佐以[illegible]
滔味宜鳧雁素心忻布荆于飛甫匝暮願郎眷鵬[illegible]
郎胡遘奇疾倉扁無繇迎一方果誰見二豎若相縈
毀容斷粒食操藥心怦怦願妾一身死代郎片刻生
數促不可延泉路飛仙輧問豎豎不靈籲天天無聲
既失齊眉配兼無奉家嬰難追魂縹緲安用影伶仃
引刀血濺衣觸柱雷音轟諸姑垂泣諫慰之聊自寧
胡不爲貢羅親養代夫營胡不爲高行割臂明婦貞
嗚呼各有志未許口舌爭孝義難兩全死生不同名
比翼今已鍛連枝忍獨榮自經非小諒赴義甘如[illegible]

芳姿一時萎列氣九霄橫犖表年年在雙飛鶴和

詩　園居　丁巳以後作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耕野環宇兩叔並躋六十誕辰同孟秋月合作

一詩壽之

蹇予續祖考嘉惠展敦睦拮据數十年置田贍九族
今歲呈官長義莊始成牘列欵爲規條中有優老目
七十宜加帛六十不宿肉曠典首沾被乃有我兩叔
一者業耕種南畝喜載俶一者嫻教學童蒙簪初告
分畦荷長鑱檢書燒短燭秉秉古隴旁洗硯清溪曲

黍麥欣薦新桃李挹芳醑八口幸無饑三冬用已足
杖履時往來既耕且還讀有子兼有孫無寵亦無辱
富貴非所願居然遠塵俗清世一衡茆舊家兩喬木
同生月建七並甲旬周六從此入九十百年在轉轂
安期與羨門隨肩共相逐何以酌大斗牀頭釀初熟
歡言獻兒觥佐以山中蔌我歌合壽篇聊當華封祝

董汝登以藩相假還時周花甲

念爾才情髯漸拳長裾曳就意猶賒曾陪梁苑題修
竹更和吳門咏落花少日功名三語掾老年風味五
湖涯尋常甲子君休問社鼓村醪日未斜

賀劉郡尊公子二首

翩翩才子尚垂髫經術承家第自高年比桓驎際彩
筆門如袁憲擁朱旄鱗年十二知名憲年十四召父爲吳郡守　春陌
路駒千里郡下雲霄鳳一毛指日公車看入對肯容
白面讓群髦

二

公家世業在文昌鄴下才名賈洛陽異日君王應貴
少古時童子解爲郎六龍城下矜驕從雙鳳庭前接
鴈行爲問郡齋懸榻後可因文舉一升牀

鄒愚谷先生七十

忽傳鄒律轉春陽羔鴈紛紛簇錦堂一代文章標五嶽千秋旗鼓擁三湘書多奇字探科斗曲有新聲引鳳凰爲報東山幸無恙不教猿鶴識行藏

二

問年已屆古來稀況復材名北斗齊鎮岳舊憲熊作軾買山久與鶴同棲揮毫字挾千金貴過眼文開五色迷聊學愚公隱深谷投竿未許老磻谿

題魯于弟亦笑軒四首

何事頻搔首斯人獨解顧不堪流俗伍覺與此君宜莞爾還相視嫣然漫自持入林容把臂小阮是吾師

二

以爾開軒意因知翫世心瑯玕扶秀色綠竹展清風如可挹相對一披襟

三

十里茶山路于秋竹樹林清風如可挹相對一披襟

三

談笑忽生風風來自竹中籜龍將待雨梢鳳欲凌空枕簟時相媚琴樽與同出門他日事吾輩豈嘗高蓬

四

俗事不入耳眉端那解愁坐深銷暑氣望遠豁塵眸偶作淇園想寧當渭水游試尋張鷹傳何忝晉風流

范玄遽學博擢成均時有邊警

化俗有文翁君來自蜀中青檀寒映雪彩筆氣凌空
首蒲名逾重萊蕪道不窮聖明方側席在泮奏膚公

戊午夏日書寬兒扇

汝生在辛卯七月十一日時我領公車意氣鮮儔匹
三朝洗兒罷啓行卜云吉一戰掄魁名雙親動顏色
汝今抱四子年且近三十克間合先聲六月亦十一
決科列高等努力向圍棘得子兼得名時哉不可失

戊午新秋示柔兒

太學古贊敎有道稱林宗今多游冶姿壯士羞爲容
汝將挾冊去愼勿昧所從威鳳無凡羽良金貴善鎔

壬辰運當午發跡由南雍諸文亦聯翩三五承先志
所志在箕裘而肯隨童縫祝轅自今茲佇望金泥封

兒曹以生辰醪分招飲書此敎之

昔人念劬勞生日不爲樂況汝幼失恃六齡苦屏弱
應抱終天痛而務今日學雖幸勝衣冠奚忍躭梧酌
出門愼交游群居戒戲謔多識須博聞鮮失貴守約
庶無忝所生顯揚在述作爲汝進一巵苦口乃良藥

六月十一二日生六孫

昔聞郭令公八子兼七婿我有十男兒厥數已浮二
今年復生女與公七無異頭角太肖生骨肉詎忍棄

鞠育艮辛劬成立匪容易貧家苦多累衣食乃其細
紙筆稍知耒箕裘幸勿替幼者覓梨栗膝前但嬉戲
聊取今日懽皇恤他年事貴賤與榮枯各有一天地
肯以禽犢私而作馬牛計欲待婚嫁畢須我七十四
況已抱六孫行且見四世若繪壽星圖幷寫家慶記

贈王三雅

十日晝一水五日晝一石知君是王宰爲我留眞蹟
崐崙與方壺神仙共窟宅君能置身在此中赤岸銀
河通咫尺羨門安期應比肩何況今年纔四十泰山
松五株緜嶺鶴一隻勸君再晝六十年自寫壽圖慶

二百

戊午秋日書恭兒扇余赴辛卯試先大夫贈言有行驄鳴鹿之句今爲爾曹拭目矣

昔余在諸生聲名乃籍甚幸然脫穎去此道久不競今汝領公車文風若中振寧以小草矜所貴大敵勝析義窮奥眇摛辭底精瑩資深理自得識遇神弼定熟則弄丸蟉虯如歷塊駿雅志習爲箕全力務超乘跼跋馳秩塲雍容待珍聘結束戒南征修塗已發軔行驄惟爾一鳴鹿許誰並先君有成言今日還徵信

夏日同楊振之錢若木過董汝登西莊小酌

小小誅茆負郭西敢將凡鳥向君題蓬蒿地僻通新徑檜栝年深護舊棲河朔風流開裏得梁園月色望中迷街杯且話尊前事莫問漁陽動鼓鼙

送錢悅甫之留都

悅甫擅文藻乃在髫丱時濩落二十年抱玉竊自疑由來操觚業材力無所施連城遇國工不脛當四馳

二

乃祖忽辭世若翁亦拙宦世德本敦龐時情故憀淡所望繩其武仔肩負斯擔努力樹榮名秋期在轉盼

贈杜日章總戎二首

三朝名胄擅鷹揚銅虎牙符出尚方一自旌旗開細柳遂令烽火避長楊旄頭夜墮滄溟黯七首秋横日月光萬里干城儒將在只今誰似杜當陽

二

高齋暇日對穹廬緩帶輕裘意有餘報國雙懸三尺劍傳家獨擁五車書雲烟繞檻供魚麗科斗開函識篆籀草檄不須煩幕客飛來露布盡瓊琚

董母堵孺人七十

憶余十年前守官在京國時母始及耆稱觥傳副墨汔可又十年母且躋七十余已棄官歸栖遲就家食

緬思十年事倏忽如頃刻貴者日以賤豐者日以嗇
世事有代謝人理亦消息母昔襲統綺而今手綀緼
母昔飽膏粱而今厭薇蕨母昔居華堂而今蔽蓬蓽
母昔給使令而今苦捃拮令子雅好文終日弄紙筆
不善治生產胡以供子職母也貧而樂慈顏日桑輯
棄妻與侃母千載同一則鯫鯉齒日更生鶴髮歲加黑
況見孫枝茂家聲會燁熠十年遽爲壽百觴正芬苾
余卽賤且衰世誼夙稱密歲歲咏南山母壽無窮極

和上于弟移居二首

清時未許賦閒居欲報春暉下玉除吟到西堂壽好
句傳來東壁護藏書坐中風月開精舍夢裏星辰繞
直廬最是後庭瓊樹發願將銀牓署留餘

二

曾聞毓秀有新居（叔父舊額）爲念先人一簣除坊近集賢
裴相國亭開履道白尚書肯因旋馬留閒地郤喜乘
龍託聚廬（叔子新婚）家慶只今多勝事蟠桃枝上萬年餘

九日有懷魯于弟莊居用韻二首

茶山烟樹藹花洲風雨蕭蕭水上樓砧杵驚心頻入
夢兵戈滿眼總關愁歸人三徑身還健詞客千秋淚
不收料得茱萸吾弟在肯開笑口揷盈頭

二

含情猶自憶滄洲何處登高不倚樓身外浮雲那足
戀眼邊俗物可勝愁年華荏苒逢蕭瑟秋色憑陵屬
老收搔首豈須羞短髮翻嫌皂帽著吾頭
董汝驥五十初度其誕辰先余一日劉夢得詩
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今亦云爾矣
初筵獻歲且追陪乍有條風入座來盤裡芳椒猶頌
栢庭前玉樹已含蕊百年纔半頻看鏡一日曾先合
讓杯爲約明朝詞酒客梅花林下索餘醅
送莊谷神入　覲還任朱陵

計吏如雲集建章世家閥閱舊含香饒見北門遲仙
里百雉西陵列帝鄉白雪有聲椽是筆清氷無底劍
爲裝幾人治行兼文苑明府于今獨擅場
送具茨何司理榮膺　簡召二首

黃茅五載佐憑熊一郡稱平肺石空綠水賓曾依玳
席赤霄人已在紗籠能超太府飛書技名震中朝擊
笏風今日燕臺爲上客台星豈獨照江東

二

蓮花幕裏客芙蓉循吏徵書拜紫封臺省行看存一
鶯郡齋且莫馭雙龍棘林氣肅霜生夏部屋陽回日

是冬何武不矜名赫赫思深應戀去時蹤

送褚明宇掌教來安

籍甚褚夫子移官似鄭虔乍新博士席依舊廣文壇
坐擁三千士亭開六一泉牛刀如可借欲聽武城絃

送周賓陽閩行赴令便省栽花看玉潤倚杖自氷清
愧我成眞隱憐君作遠行栽花看玉潤倚杖自氷清
百丈巖前瀑三旬雨後晴武夷如可問欲一證籤鏗

壽吳冲宇八十

延陵千載擅風流掛劍歸來諱徹疾昔日邊庭曾借
箸今朝海屋更添籌談禪時共眞僧語縱酒何妨醉

尉留邨笑渭川垂釣者投竿猶應後車求

壽李中原七十

河上山翁杜下孫緣知仙李自盤根承家已見傳衣
笏避世何妨住鹿門四月清和看彩服百年耆舊共
芳尊從教歌哭蔗流光好七十雖稀且莫論

庚申元日訪雪徑于紹宗禪房次韻

條風着柳雪初消清梵凌空徹九皐逸興儻教携短
杖浮名應自愧方袍見爲有伎終成相悟到無生始
解弢坐久天花還亂墜雄談何用起波濤

送雪徑楚游

暑雨凉生六月秋片帆千里下黃州人疑折葦虛空
住天許乘槎汗漫游珠藏談經招法從金函問字動
名流重來一鉢依蘭若好駕三車引白牛

周企中六十

我年五十九一歲爾稱兄笑傲閒中得支離醉裏生
偶從金谷侶時見玉山傾白首窮交在悠悠豈世情

爾絅姪習靜虎丘初度有作次韻二首

頭陀一片石坐久悟三生月令臨當午年華憶昨驚
禪機參上乘詩句混中聲但使身猶健能令

地甘違俗因之得養生相過飯後酉共檢
白兒塵心遠誰憐秀骨清試看吾舌在白眼莫相

送薛純臺按蜀

一時丰采動朝端千里寧辭蜀道難夔子暮雲應自
梟蓬婆春雪爲誰寒埋輪欲振山三峽叱馭還經路
七盤莫謂音書成阻絕好從魚浦報平安

白敏菴向稱六十會故一言之祝今且七十矣
復作一詩爲壽近聞郡公有故人之誼末句
及之

頻年踪跡懶相過兩地衡門盡雀羅忽憶六旬虞短

句更開七裘發長歌世家橋梓今猶在生計桑麻近
若何縱使文侯勤物色還從里社任婆娑

送錢若木寮藩括蒼因有探奇之約

偶然遵養共林丘宛宛雙旌向括州三徑不聞猿鶴
怨九盤重見鷁鵳游賜環此日多遺佚請劍當年少
匹儔却笑彈冠先達事只今吾計老菟裘

二

越中名勝說東甌康樂登臨願未酬峰列羣青開雁
蕩泉飛萬玉瀉龍湫蓼惟乘暇了公事露冕行春上
宦游自愧野人魚石應何能一賦謝公樓

澄江篇奉祝夏茂卿大夫七十

澄江瀲影明如練飛瀑突出芙蓉片延陵芳躅追
王濬國風流踵名彥長空露白灑蒹葭玉人秋水何
方見少微燁燁掛江干寒潭光溜珠璣現夏翁品格
冠三吳尋君應在高賢傳長材足乘巨浪風蒸思川
湧璃波濺戲山扇詭右軍書福寺碑傾裴老絹鵝立
鍰袍舊生色彩毫幾染龍蛇硯高堂垂白不忍離三
釜可樂千鍾賤慈幄聊供菽水餐皇都且謝櫻桃宴
依依孺慕萊子情非學相如舊遊倦結廬且作幽人
居青山倚背江當面草閣偏宜五月寒浦輪不受三

公薦君節挺如江上峯千尋高拂雲陵燕潮頭日夜撼山根障瀾砥柱何曾變君心皎如江上月閃鑠波紋銀海眩廣寒清影瀉氷壺懸鑑空明疑百鍊君度寬如江上波岷山發源歸海甸周顓胸中萬里流西江吸盡應無羨翁菌纔同魯恭士屢鑠廉頗飯稱善楚丘衰帶何蕭然雨笠烟簑勝纓弁一鶚横秋見鳳毛承家不負貽黄卷新看龍竹長孫枝挺秀人知是東箭布衣莫惜隱青溪潘江聲譽千秋擅君不見桐江耕大澤羊裘着來便又不見渭濱釣匪因名利垂鈎線衡泌休諮可樂饑烟波莫說浮家院長江千里經百折滔滔萬古流長行願分餘潤入西河州就瓊漿灑服來不覺朱顏酡一觴好向瑤池獻斗壻舊照老人星今日澄江名絳縣

蘇子具瞻程將軍之外孫也精于奕而不勝梧酌于其行也作一詩贈之

爾時寶從雅能文蘇晉風流迥不羣幸舍有誰憐季子外家因汝識將軍共推國手棋難敵忽動知心酒易醺歸去奚囊無可贈裁詩一問敬亭雲

夾者汪太冲枉集次答

搖落淮南桂樹枝夜深涼月到軒墀漫誇謝傳圍碁

日却憶徐卿六榻時游學當年會說劍風流此日更
題詩桃花潭水清如許不是汪倫那得知
送蔣盤初守信州尊公令宜陽守建武而屬
邑四令尹皆同社友也以末句調之
清時書考羨舍香剖竹專城四十殫豈是主恩偏岳
牧由來宦績著江鄉千秋幾見雙鳳兩世齊驅五
驂騄却笑少年同學侶紛紛手板到黃堂
上于弟以宮庶視坊篆還朝二首
五年休沐主恩寬況奉新綸再拜宮此際金鑾詔
席幾人玉署領宮端千秋孤史歸緣筆一路鶯花
繡鞍莫道卜陋他日事台光今已燭長夜
二
瞻雲愛日望中迷無奈天書下紫泥二世遽司丹
直一官强半碧山棲漫矜書錦稱簪近正值宵衣簇
仗齊多少彈冠猶未達老夫生計在耕犁
送周玉絅太史還朝
學士銀魚傍碧山忽聞符傳扣天閽寧親暫乞金莖
露謁帝仍趨玉筍班千載飛龍眞主出一時振鷺侍
臣還明光視草尋常事好取宜麻次第刪
賀爾緝謁選光祿

知君文舉滿公車青雀乘春錦纜舒濁世幾人能冠帶清朝何處不簪裾傳法酒傾燕市賦就含香入禁廬莫以中興問幽側野夫久已狎樵漁

寄公孝與官麐

曾向滄浪問卜居碧山未許便焚魚已知宣室無虛席況復追鋒有召車新主屢傳爰立詔故人先賁絕交書素心不必論行徑廊廟江湖任所如

何太尊大瀛部最貤贈詩二章

東海三何譽望隆傳家奕葉遒鵷鴻蘭臺秉筆冠寮寀郡政含香式歌公孝友治行聚文章

泥封徵歌下里酬輿頌願附延陵風

二

官梅隹與傳東閣不盡風流付後賢彤管書成詩句好玉奩詞就墨痕鮮白琴許補招十篇鶴鴿原上裘偏委公撫治孝友政

孝裁前騎復東公倅翁武午舉于鄉聖主即今新孝治好將貢重泉

三

雲中夙昔望於地曾借源翠滴金莖掌花氣晴光分虎幸依紫陛日批鱗慚附布皇霜詞源澄清未照光綬香珥筆應從書記後才名君已著循良余厠杜下按雲中皆

原件短缺

步延嗣公後塵云

友人持扇索詩漫應

感君把扇索新詩愧我無詩可解頤朝事不聞寧注口邊聲未靖總攬層自知混俗終成拙却笑尋山已是遲午夢乍醒聊捉筆肯因和女費吾伊

魯于服于鄉居生子先後十日合作一詩賀之

余亦將有就館者

傳來湯餅喜盈門纔過南村又北村天上玉麟原有種庭前瑤草豈無根共稱避世難兄弟各自居鄉長[illegible]

[illegible]老我實庸應不錯莫敎施劬勞吾厥

國子通經古所稱況逢天庭計賢能況乘似太學子弟丙科補文學酉榜科名應可繩六十霜毛粗覺三千雲翼遠飛騰亦知患得平生志戰勝詞場且莫矜

送寬兒餅遊應試

雁行接羽影差池底事吟哥情事業吾何有三十科名爾未遲

玉探寒淪浙得失[illegible]

送敬兒應試

世業相傳是壁經曾同詩禮問趨庭家兒若個眉先

白國士伊誰眼倍青秈苑隨肩還競棄賢科接武亦
寧馨柴門剝啄人稀到倘得題名側耳聽

送方思姪應試

江上會傳小試文偶從年少識終軍羽毛成鳳誰堪
並頭腹稱龍我自分永護靈竅偏愛日初裁奇樹已
亭雲登辛故是吾家事今日應聯冀北羣

秋日以腰楚偃臥小園兼有所感

維摩示疾意何如同病還誰問索居豈是形骸元土
木由來骨相類邊緣乞憐不道腰堪折去汰猶憐色
未鋤檢點藥籠無長物但存丘桂莫教除

二

半郭烟村隔草堂畏人小築欲深藏朝廷每憚汲
孺鄉里寧容王彥方治病豈能銷傲骨招尤那肯
剛腸科頭高風將遺世一任狂夫老更狂

三

直躬行道古來曾倘仰隨時我未能無可解願心獨
悄不堪逆耳背相憎人情覆雨三緘口世事浮雲一
枕肱未倦登臨筋力少杖藜聊欲選鍾藤

盛菊泉方伯七十壽詩誕惟七月

元老當年起壯猷清時方岳領諸侯會持玉節分居

陝共擬金緋入佐周身隱渭川遲後乘功高巳嶺借
前籌壽覽揆喜遇天孫降應許汾陽夙願酬七夕事

二

物外逍遥似列仙歲星猶結宰官緣祇因謝客荒松
徑不爲延年餌菊泉白雪千秋高郢調薰風一曲奏
虞絃五朝名壽誰堪比況有餘芳屬耇彦

壽常母八十

闔門久詠栢舟篇一節凌霜閱歲年枝上蟠桃開大
耋樽前青鳥落初筵名孚月旦推先輩業起雲程屬
後賢不獨神仙來鳳吹應看鳳詔沐恩偏

上干金再疏陳情乞恩省覲得

喜二首

熙朝崇孝理恩許暫寧親講席三台近宮衣五色新
肯忘孺子慕聊乞宰官身仙醴金壺滿稱觴及早春

二

辭家剛一載歸院已三遷腰帶金泥重頭銜璧水懸
豈當宣賈夕猶計報劉年少選酬家慶王程莫久延

送柔兒會試

聞道王師欲度遼虞門周俊尚旁招請纓自昔輕千
里結綬于今重五朝雪後驛騘開紫陌日邊塲籍

丹霄　國恩未報將而補不獨空山慰寂寥

止園集卷八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奏疏

邪臣叢穢省垣洊汚卿寺疏

題爲邪臣叢穢省垣洊汚卿寺懇乞

聖明亟賜斥逐以風言路事臣惟世道之理亂則言路爲之階言路之正邪則當宁爲之的上好直而登庸皆耿諒則直者進矣上好佞而崇奬皆回遹則佞者進矣此所關於理亂匪細故也我

皇上乾斷離明詢嘉納讜考選一下持皂囊執白簡

者一朝而彙征七十餘人豈非選衆舉直之
際乎哉而上方闢虞廙之門下且眩楊朱之路
則以耿諒者未必庸而回遹者日益崇也苟非
性忠義其誰不悅賞畏罪同流合汚
皇上所以開言路維世道者固如是乎則今日之宜
號愴邪亟宜斥逐者無如吏科都給事中陳治
則而原任都給事姚文蔚部屬又其羽翼也臣
請得畧舉而直言之謹按治則立心陰險賦
脂韋三遷盤踞天垣四載曠蹕都諫黨邪宰
露於一彈壓臬以佐[illegible]爭大啓渝訾之
設械藏機逞於數疏忿吻以逢怒而激怒愈
排陷之謀至於爰立廷推當先保任從來但有
執政庇私人未有私人薦執政者從來私人但
有護法於既用之後未有效力於未黜之先者
有之自治則始可謂廉恥盡喪名節若掃矣欽
其依附權門把持銓政蔑視憲典恣意橫行如
金吾經歷司薦章治則之妻父也赤脚白丁視
牛襟馬未經一卯之點徑授七品之官囑託選
郎滕朧超取七十二衛之戎幕無不驚疑何其
敢於壞

皇上銓除之大典乎臨安教諭李應徵治則之友也談詩賣價說事過賊久淹癸卯之鄉科繆稱癸未之副榜驅使儀郎含糊起送二十五年之故牘無可稽查何其敢於壞

皇上制舉之大典乎桐鄉知縣須之彥治則之同友也起復起部偏拜門生梱載來京鑽求陞轉而以一省三任之淺資駕四年八月之深俸大推咨訪依然虛冒開單既經摘發催批暫不入訪胡爲者也顯係狥私誰令作弊何其敢于壞

皇上徵選之大典乎忻州知州仇維嶽治則之同年周親也閩多狼籍更鴟張而以屢推不下之陳人待二載大明之幽黜吞舟漏網治則力爲之主持而貴州僉事之擢取之如攜何其敢於壞

皇上考察之大典乎揚州知府朱錦治則之同年客契也大著貪聲畧無善狀而以二十副之金盞求二千石之玉成私謁承筐治則親爲之介紹而潁州兵道之推應之如響何其敢於壞

皇上陞遷之大典乎此皆形跡較著耳目昭彰非但風聞難逃天鑒他如索詐李茂業襲廕二千金

詎分萬邦孚謀缺三千金灋受莊安世蔡光宗
等贊見數千百金已極貪汚姑云曖昧臣且未
敢毛舉以滋展辨也姚文蔚自請外轉未泯良
心媚竈綢繆任人笑罵業已膽落於溫御史矣
而靦顏十年藉口三考以踵留問之故步徑實
不較揆乎若傳會楚事撓亂察典承風望指奚
啻慕羶其可羞又孰甚也邵庶鈐束建言大干
清議杜門愧遁避人譏抨業已心折於李主事
矣而復玷掖庭皈依政府以竊同榜之末光揩
壁不愈堅乎若祈求而滓申飭科場累牘通章
眞如嚼蠟其可鄙又孰甚也此輩生非大
塵秦貫大滑國是不厭輿情今且需次京卿旅
登膴仕視彼直言貫罪黜陟星淵雖當事借此
以勵將來之首功風同事之後進而人心未死
直道猶存安得令其偃然九列而已乎抑臣因
是而益痛政本之難清也

皇上三十載以前柄國者剛愎倒持權將威作惟時
科臣陳三謨效鷹大於私門萬曆十五年之際
繼亂者杲奸陰蝕政以賄成惟時科臣陳與郊
奮豺狼於當道年來密勿傳心樞機得竅剛柔

互用操縱深藏而陳陳相因復生治則皆首垣
皆浙產也水源木本波流茅靡又有如蔚如鹿
者左挈右提前呼後應逢迎播弄實繁有徒蓋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開誠布公之道塞潛移
大柄必自小人矣國欲治可得乎臣以樸蒭豈
儒荷蒙
恩擢進身不易緘口何難因思言路多岐奸人非
淺倘不早分忠佞洞判從違而徒察伍兩端終
陳數欵僅剛茹柔其於全身
甚便也如臣
期報
主不畏彊禦直剖愚誠伏乞
皇上博詢公論俯採狂言迓斥三尸投界四裔庶幾
言路可風世道攸賴臣雖隕首亦無所恨矣

政本難清奸萌宜杜疏

題爲政本難清奸萌宜杜懇乞
聖明懲前慮後任賢去邪以保萬世太平事臣聞人
主之職在論相則養求一德者計安社稷之要
圖又聞相道得而萬國理則撫綏兆民者慎簡
端揆爲首務自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此安

危之大較也始得人而以匪人繼之則治而復亂始不得人而以正人繼之則亂而復治此倚伏之大機也甚濁必有徐清極亂豈無反治即就濁之一塗或源流之未合故雖亂以數世亦洗濯之可需未有姦權遮續先盤不拔之根淫比交乘復衍難圖之蔓澄清何自致治無期如今日者也頃者臣首疏糾邪欲除醜類末言政本未釐愚忠蓋以善搏虎者須急剪其爪牙善治病者必漸疏其膠理臣尚有探本澄源之論請不避斧鉞一畢陳之

皇上御曆以來迭更數相忠邪之辨

聖鑒自明往復之因已事可按也高拱一去張居正代之居正盡易拱之舊絃四維力挽居正之往轍一番改革一番作用峭覈者各有所掇以自騁旋轉者必有所樹以自新前之所擯後必徵庸彼之所收此必寘逐是以臣父中行疏植綱常首忤居正受杖於丁

廟堂特加甄錄之

丑之歲

賜環於癸未之年固

殊恩亦密勿不相授受之左驗也自申時行王錫
爵鑒政府相夷之禍締權門互結之緣秘諛彌
工深心莫測前人救世匡時之政雖至大如邊
防國計盡掃之而不疑前人專權怙勢之謀雖
至公如上第巍科明攫之而無忌苟苴括四方
之賄賂禁錮銷一世之賢材居寵不危投閒復
起視昔高拱張居正斯已精矣乃今沈一貫朱
賡抑又甚焉朝廷都邑無一事不敗壞而間於
敗壞中偶舉一二行之壞者以為　主過行者
以為已功也卿貳庶僚無一人不困抑而間於

嗟賡也天實厭之豈猶恚考選之悞下而深恨彌縫之無及乎

皇上雖有惻然之心輔臣必無靦焉之理臣於賡復何言哉惟是付託尚難湊手曲折殊費苦心縣接宜精旁求孰肖或久困之似當世之無意於斯人而俟之苦塊之後或深藏之似斯人之無意於當世而拔之蒲團之中說者謂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誠爲篤論而浙人又雜浙人榜首又傳榜首尤屬眞詮相循無窮時事可知矣臣嘗讀宋史丞相頭似道史彌遠韓侂胄越州相繼宋祚遂移試觀今日之端揆宛似時之覆局規隨畫一授守堅凝但求門戶之無虞不顧國家之有害臣謂當此時生此地褒然出類詎曰無人惟是一意養恬眞心逃墨十年胄教果能無憫於阨窮七覺禪修及早解官以自便庶幾永終令譽稍息煩言不然即內借宸批之特降外資諛口以扶同羣起譁攻昌言直詆即欲如李廷機之俛得暫竊且不可得也術已漸窮計將安在寧不爲之寒心哉臣知此言一出觸犯忌諱摘發隱微若謂逆料其不然實

欲預防其未發夫廣之應召而起也亦嘗跡遜於稽山而任天下國家者豈眞抱膝長吟之諸葛廷機之宿名於官也自謂介嚴於莘野而禍子孫黎民者必是弊衣垢面之荊公蓋惟虛名最能惑人亦惟虛名最能竊國若彼輿論共棄彈墨久騰如全天叙周應賓陳之龍輩又不足汚臣之齒頰矣伏乞

皇上洞燭姦計獨操爰立之大權更願輔臣盡撤陰私速圖長往之善策則政本一清太平可保宜國家有道之基而　社稷無疆之福也

奸萌宜杜清議忽淆疏

題爲奸萌宜杜清議忽淆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以定國是事　臣聞正士之匡人國也心常合而言未始不同邪類之乘人隙也機甚泥而一二彈射不過三四渠魁廼廟堂之宸斷久稽致臺省之公憤愈結旁搜餘黨波及多人有疵必求無隱不剔說者謂邪正極辨之朝不無黑白太分之過然卒未有指清爲黑詆正爲邪以我風裁受人指使者此不惟公論難杜

而亦臣義所不敢出也議之不同自朱國禎被
論始而今陶望齡方從哲又見爲寃矣夫國禎
被言之由彭端吾發言之故張邦俊互証之意
科臣胡應台臺臣劉國縉疑言之無容復贅
若望齡從哲臣實先抉其竅猶未直指其名繼
而侯執蒲彭惟成復申言之且舉范汝梓葉大
受爲証雖未諒臣隱而不發之意業已罄臣啓
而未竟之詞臣方幸輿論之貪同不虞管見之
未確也夫望齡素號清悟從哲頗稱溫厚誰不
知之即臣原疏亦望其褒然出類令譽永終未
嘗毛舉顯斥以傷雅道惟是一貫之傳必需而
浙當從哲居憂之始有遲我子明十年作相之
嗟及望齡請告之時有准以新銜在籍調理之
旨而朱賡復對人曰我衙門不論品級司成即可
拜相人言籍籍其說愈長故從哲而不守制也
密勿秘授必在李廷機之先望齡而果從禪也
山林靜修當在黃輝之後臣實開以善後之圖
而非沮其向前之路也且聞去歲朱賡持臣之
揭爽然自失痰厥徹夜手顫移時或亦扼其精
神命脉之微而得于牝牡驪黃之外乎總之人

品不同有如其面意見不一各宜其心昌言未
必中魔互証豈須逆詐誠恐此說一倡小人乘
之必有爲陳治則訟寃喻安性解嘲者此不可
不深慮也伏乞
皇上特賜折衷早爲裁處煩言既息眞品自呈舊染
者咸與以維新陰霾衆者暫令其退聽不但世道
永清而黨禍且潛消矣至于觸權忤世之人宜
稍寬其月旦畧昧羅織之事難盡託于風聞此
又言路諸臣所當爲遠嫌疑共存忠厚者也統
惟

皇明疏鈔

清議忽淆邪氛愈熾再懇乾斷剪除以遏亂萌以延國脈事　臣畏

目擊既久且眞其事權奸遞引之脈尤有知見
不敢不陳今奉簡命越在九邊望日瞻天雖疎
且逖其于邪正貞賊勝之勢尤有關係不敢不慷
此皆臣矢竭血誠報答
皇上之職分也昨甫入境聞南科給事中段然劉時
俊疏參諭德顧天埈李騰芳而因爲方從哲陶

望齡朱國禎伸辨臣謂意見不同何妨互証議論不一安用交爭止具疏自明前說之無他以待公論之徐定乃未幾而周達張養正汪懷德金士衡之疏聯翩至矣千描萬寫總是沿襲辰然劉時俊之唾餘一唱百和無非護持沈一貫朱賡之氣脉臣不覺髮豎眦裂扼腕拊心而嘆曰有是哉羣奸之鼓煽邪說愈引愈長而橫擊正人不勝不止也臣素秉戇直偶觸權奸即有披陳何足比數段然强贅臣以風生白筆豔慕丰采臣實耻之乃科臣胡應台彭惟成臺臣彭端吾侯執蒲徐鑒皆所謂力持清議不隨流俗者也今于應台謂之顛倒矣惟成謂之失言矣端吾謂之誤聞矣執蒲與鑒槩謂之指使驅除矣豈輩轂之下六科十三道皆無耳目而惟南中諸臣鑑空衡平氣求聲應耶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請先數方從哲陰謀可乎李廷機爲沈一貫門生而陶望齡又爲廷機門生引用廷機專爲望齡地也臣前疏所謂門生復及門生者此也朱賡爲從哲座主而從哲又爲顧起元座主

屬意從哲將爲起元地也臣前疏所謂座主復推座主者此也望齡心計甚精一貫機關甚巧欲拔望齡爲已丑領袖而論資在吳道南之後論官在劉曰寧之後提挈如意步驟逆施請急先歸旋推祭酒以陪壓正忽而超道南矣以北壓南忽而超曰寧矣此可謂之恬淡而惟佛肹蔡京之罪耶國禎文學聲價遠遜二臣飾詐盜名如出一轍臣昨歲南歸國禎北上道路諠傳謂其到處艤舟逢人寄柬及讀彭端吾彈疏語語逼眞又讀國禎辨揭事事承認不覺絕倒乃其揭云無疾而辭廷循聲搜浙之言安可

之號豈可以對明廷循至云借西臺之疏溢浙奇峯語尤險怪回

禎之明暗邪正大都見矣至于詞林轉官有定序而國禎以丁酉授官歲月未幾遂躋諭德何其資在乙未之下而超擢壬辰之上乎詞林投刺有定體而國禎于吳越平交年　凶相若緊用侍教何其欲要不虞之譽而過爲非禮之恭乎以陳之龍之酒友而妄託劉曰寧之素交以沈一貫之腹心而强稱沈鯉之氣類僕僕舟車紛

紛竿牘牢籠一世攀附諸賢則何益矣此可謂
之侃直而非陰陽反覆之人耶至如沈淮爭館
選而傾親弟先年沈演遍訴長安侵公費而害
同官去歲周如砥貽書監是又久玷清華無
煩白簡者矣諸臣皆係浙產並託權門臣前疏
所謂浙人復繼浙人者此也雖然段然劉時俊
之論天埈騰芳也意不在天埈騰芳也其辨從
哲望齡國禎也意不在從哲望齡國禎也民然
楚人陰險狠傲久爲楚中正直大臣所不
奇兔將白宿憾未伸故先事其素所厚善者一
掃除之爲滅虢覆楚之計而反借言薛居州
彌天之網遷怒楚友以傾儲貳之支又何其
子瑕伯玉盜姬柳下之說自相矛盾乎權門醜
類實繁有徒惟借二負虛名者以自解雖
然之疏一出羣小無不鼓掌彈冠且以陳治則
姚文蔚等目之爲外賊視之爲小恙業已爲我
首末減則雖明攻弈輔而暗保弈輔之私人其
誰信之說者謂王錫爵勃勃欲出殺機已動民
然輩改心易面執書投降而又以望齡禪修之
密友從哲房何之門生牽挽而播弄之遂欲抹

殺昌言掀翻公論嗟嗟段然輩自爲爵祿計則
得矣爲奸輔門戶衣鉢計則善矣其如流毒善
類貽禍國家何哉臣　新從南來頗知此中關竅
若有忌諱不一吐露誰復爲
皇上破陰謀而消隱禍者至謂開門引賊自北而南
建鼓求子因此及彼臣　終欲存厚道而未敢斥
言也伏惟
聖明乾斷

科臣直彈閣臣豈曲護權奸疏
題爲科臣直彈閣臣豈曲護權奸特論似正蓄意巨
測謹豫折互糾以消禍本事臣　愚世受
賦庭直斷邪指佞有死無二項見省臺交訐
列輔臣朱賡等狀不下七十餘疏昌言不諱公
論大明方奉
祖宗有靈正直在位惟是吏科給事中喻安性深
藏弗露容默有餘冀香火之保全憂老成之凋
謝心竊疑之昨忽見其直言抗疏彈劾巨璫心
竊壯之而向之疑終有不能釋者何也揆地之
患正不在廢弛官府之患正不在聚隔政本之
患正不在旁落輔臣之患正不在人之無忌憚

而科臣之持論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陽爲直而陰爲佞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夫成敬之欺肆貪婪假借威福一丁不識三寇是嘗科臣摘發具見風裁獨不思敬之貪婪從何而入敬之威福從何而出則敬之罪即賡之罪也試考皇上御極以來閣豎之奸貪莫如馮保然必有申時行正而後有馮保恢橫莫如張誠然必有申時行而後有張誠今日朱賡之擅權滴水不漏太阿倒持而又以操縱託之於賡賡之於廢弛以交通託之於睽隔以獨擅託之於旁落以無嫌疑託之於無

忌憚故賡之自命不曰權臣而曰庸臣科臣之命賡亦不曰權臣而曰身辱望輕支離不堪若以爲乞靈於司禮求通一線而不可得抑何其善描寫庸之精神而巧脫卸權奸之罪惡也此臣之不能爲安性解也夫敬之掌監未及一年賡之柄國已經七載今日之貪婪敬爲戮而前日之賄賂其一網無遺者誰也今日之威福敬爲政而前日之專恣其肆行無忌者誰也賡實張羅誰收漁利賡實煽電誰使熏灼恐妄性亦不能爲賡解也蓋諸臣爲國擊奸專有所注以

衆力攻之而不足安性爲好卸禍旁有所及以一覽當之而有餘豈不謂指斥貂璫名正言順衆人之所不得糾而不知護持權相言是意非常情之所不可測故臣謂成敬之罪必不可逭朱賡之奸必不可容而安性之陰邪黨附必不可不預折其萌此臣之所以必不能已於言也嗟嗟日來之附權亦最巧矣李廷機之專擅遣官說謊罔

上劄付見在証據已明乃附之者不曰擅權而曰任事不曰專恣欺罔而曰輕褻妄動衆方謂廷機之宜去而彼獨謂

皇上之當留豈救卜方新之時尚羞保舉糾彈已倦之日猶藉攀援借輕罪以釋重辜假窮治以爲保任此臣之所謂巧也竊痛彼曹不復有人心矣臣與科臣同咨並進豈不願協恭和衷相安師濟之列共事堯舜之君乃邪正消長在此一關不暇爲政本慮安危先爲世道憂否泰又何恐見邪說之橫行公論之澌晦也伏覩

欽科道官不公不法許其互相糾舉又聞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昧心塗面借事

庶奸衆共睚之不與齒科臣胡應台有成言矣

臣忠惟報

主義當滅親自合互糾豈容反顧雖觸機穽伏斧鑕亦所甘心不然惟有披髮入山不能復與彼曹比肩並立於混濁之世矣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邊餉久虧軍情可慮疏

題爲邊餉久虧軍情可慮懇乞

聖明亟勅計臣從實條對從長設處以杜欺冒以救危亂事臣聞天下之事勢有緩有急有虛有實

[illegible]養急不容緩圖者邊防也最實不容虛[illegible]也天下之情形有苦有樂有常有變[illegible]者不[illegible]邊軍也最變不可常測[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緩急要緊虛實均苦樂察常變皆[illegible]

計在

昭代之稱制而莫責於計臣之身故一歲錢穀之[illegible]餉之司農司農而不知有不可知者矣九邊盈耗之原繇於主餉而主餉而不任無復能任者矣年來帑藏空虛邊儲積欠在在告急處處陷危諸臣業已備言而臣新奉簡書將按宣大則

宣大之事尤臣之所宜言昨見宣府巡撫連標有疏請查錢糧而

皇上不報大同巡撫瞿鵬有疏請發軍餉而

皇上不報宣大總督馬鳴鑾有疏請亟發年例銀兩而

皇上又不報夫

皇上之不報豈其慮弛邊防而以詰戎振武爲泄泄耶無亦謂持籌主計自有任其責者誰司儲峙而令耗蠹也此非戶部尚書趙世卿之任乎昨見戶科給事中韓光祚有疏論其職守宜明而世卿不應臣不覺仰屋而嘆曰

皇上靜攝宮中念周天下而爲大臣者不能爲

皇上分宵旰之憂圖長久之策乃欲借憂讒畏譏之名脫耗財空國之罪則將焉用彼臣哉夫邊臣之捄腹非可以塵飯塗羹求克一飽也邊餉之燃眉非可以虛文空券聊解一面也據計臣之冊內開自隆慶五年至今三十五年多用額餉銀五千一百二十六萬有奇據科臣之疏內開

自萬曆三十一年至今三十五年多增額餉銀
八十五萬二千九百有奇據各撫臣之疏內開
宣府一鎮自萬曆二十七年至今三十五年扣
去額餉銀一十三萬借發該鎮庫銀十萬九千
一百有奇又扣留鹽課銀三十三萬九千七百
有奇拖欠京運銀七十七萬有奇大同一鎮自
隆慶五年至今三十五年少發軍餉銀三百六
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三十五六年未解年例
銀四十五萬八千六百有奇夫計臣方謂浮於
額之外而撫臣乃謂縮於額之中撫臣方謂匱
乏已極苦於解發之不前而計臣乃謂缺欠
多嫌於責備之太過不惟意指相左抑且兩
相懸孰公孰私或眞或僞且未敢置喙第爲
世卿前日之計何不明白條列某鎮增兵若干
某鎮增餉若干俾所欠之額
處某項應補若干某處應借若干俾所欠之額
刻期可領而緩急猶得相濟也不然徒託空言于
外解之來既無術以綰此徒跂望于內帑之發
詎有力以回天出者用如泥沙既支銷之不確

入者箕及錄兩欲聚斂以何爲出而未入者不
能執奏于宣索之無經入而不出者安用乞靈
于緘縢之已固臣嘗詢之該部司官謂各鎮兵
餉原無增加見刊書冊殊多舛謬或將影射朋
項以爲支吾或將檢舉公罪以爲解釋則奈何
以朝廷之大計爲戲而視內外之諸臣爲聾瞶
乎臣故謂世卿之身名宜保而國家之命脉尤
宜培也世卿之疾疾宜療而軍民之病痛尤宜
軫也世卿之盈滿宜戒而府庫之空虛尤宜補
也世卿之阿承比附逢迎在心曲可謂蔑恩厲
不到而錢糧之有無多寡開載在冊籍不可
曖昧而難明也世卿夙負時名臣於世卿雅稱
世誼人言籍籍謂其厭薄錢穀覬覦銓憲臣何
敢隨聲億逆望影吹求惟是戰款機宜關兩鎮
之安危實爲臣之職掌而錢糧缺乏之係三軍之
生死尤爲臣之憂世卿而猶不忘桑土之計
則補苴罅漏或暫採危急于目前世卿而必欲
爲首丘之謀則備細開銷亦可免禍患于身後
且官吏具在文卷足徵年月雖遥頃刻可辨世
卿亦何憚不爲明白正大之舉而猶置身於冥

寔之中藉口于悠悠之論哉此正臣之忠于世
卿而亦循職陳言之常分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亟勑施行則經制大定歎冒永清兩
鎮之危亂可弭九邊之封守益固而
皇上萬年金湯之業若泰山而四維之矣

宗社幸甚疆埸幸甚

憲地空虛贊塗壅塞疏

題爲憲地空虛可慮賢塗壅塞宜亟疏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蚤計事臣聞天下之治維之者法輔
之者人而都察院爲法紀之總持於九邊稱
座考選爲人材之會萃每間歲而一行帝王所
以奏澄清之理操磨礪之權此法此人也頃者
大推諸臣先後鱗集若干員缺而總憲三堂長
貳咸缺又患其空虛臺省懇請之章旨俞頗秃
至閣臣揭請數四辭愈危而心甚蔡矣此何待
於臣之言而臣之職掌亦有可得而言者臣最
不肖叨役巡方自矢激揚不辭勞怨有言必盡
而詞多不能達意無髣髴而力或未能從心
因是而知治非法不肅法非人不行也然臣所
效者一官耳上之總其綱者賴有都御史而今

何如也臣所任者一載耳後之繼其事者賴有
衆御史而今又何如也臣差將竣例應報滿不
知報於何人例應請代不知代以何人大閱已
完其有稽覈盤驗之事不知於何質成大計已
迫其有賢否殿最之冊不知於何投遞此皆臣
之所懼也且臣碌碌秘省毫無短長猶以積俸
蒙　恩簡授而諸臣或先臣舉或與臣同舉者
乖風塵竭蹶簿書勞苦視臣不啻百倍又皆循
良卓異屢經薦揚今猶旅食都門寄空名於郎
署此又臣之所懼也夫

皇上之所以遲留不決空者任其空塞者任其
謂爵祿可以糜人乎不然也官猶牖也始嘗之
則旨終棄之則羶近日被論諸臣倥傯無聊抖
冠而去雖有降謫閒住之罰嚴禁之而不止儻
其見幾而作所全實多乃知士節難檮其畏清
議尤甚於愛爵祿也又豈謂沮抑可以禁言乎
不然也言猶水也漸疏之則平久壅之則潰近
日言責諸臣議論稍煩扣閽而諍雖有水火之
盾之形務吐之而後息要亦積久而潰所傷必
多乃知人口難防其開議論正所以省議論也

又豈謂臺省可以榮人乎不然也臺省猶鵠也
衆望之則爲的不言爲隱輕言
爲躁漫言之爲泛深言之爲刻共言之爲扶同
各言之爲執異邪正互形瑕瑜立見且與其以
空言賈怨孰若以實職課功要之隨分自效所
補良多乃知言責難稱而諸臣安於曹郎未必
甚愛乎臺省也但國家所以整齊衆庶者恃此
法紀曠廢一日徒壞
皇上之法紀耳於諸臣何與朝廷所以撐持宇宙者
恃此人材銷磨一人徒損

正之人材耳於諸臣又何與且被
之若心補牘遵循望後人之加意又見
皇上之偶以時發若咎銓部之不以時請而不知銓
臣登明選公之心視諸臣爲更切也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從之耳至於廢棄諸賢稷衡飲泣談
道讀書正如鳳凰翱翔於千仞豈復戀此腐鼠矧
見時事日非無不自愛其丘壑而清朝瑞世必
不可無此羽儀投大遺艱必不能舍此棟梁總
憲大僚懸缺不少銓部所推擇皆名世碩望重
宜點用又非特如新進需次諸臣有三年之淹

效一官之智而已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始終望
皇上自爲社稷蚤計而早圖已
時事艱危賢材衝困滋深懇乞破格超
題爲時事艱危已甚賢材衝困滋深懇乞破格超
錄以圖弘濟事臣惟賢材國之楨榦曰楨榦者
皆有木之義故君之用材如用木然大者爲棟
小者爲桷長短者爲榱桷其匠使之有等也而
之養材如養木然五年成拱十年成圍二三
年成合抱其培植之有漸也今之時事何如

九列空虛三陲震動代庖者懷葛廬之慮致旅
者貽負乘之譏每
會推恒虞缺乏或此陪而
彼正或東那而西移是豈明盛之朝遽興殄瘁
之感蓋天下未嘗破格也臣請得而極
皇上自不用也即用之而未嘗破格而新不可以間舊卑不可以
言之夫官必有序而序而新不可以間舊卑不可以
踰等惟漸進而後無凌節人各有能而少年不
如老成新進不如久語必歷試而後無敗謀此
古今不易之理也邇者統均亟引清流睟穆漸
開霽色南省薦賢之牘什用其六七東山著望

之彥百取其二三舉而所知求人惟舊斯亦足
以風示天下矣而
皇上留心章奏隨時覽察常升除什九報可則疏
鬱爲通轉否爲泰又何難哉而臣思推廣德意
弘濟時艱則破格之說不可不講也夫殿南星
以甲戌舉鄒元標以丁丑舉顧憲成以庚辰舉
官不過五品而其資皆三十年以上者也使先
十年而循資用之今宜躋八座位上卿矣即三
臣而其餘如鍾羽正彭應參董基王德新姜士
昌等可推也王德完以科臣謫馮從吾以臺臣
謫于玉立以部臣謫官不過七品而其資皆二
十年以上者也使先十年而循資用之今宜當
一面稱開府矣即三臣而其餘如逯中立錢一
本王士騏薛敷教高攀龍等可推也又況呂坤
李銓汪應蛟史孟麟等原任卿寺初非罷閒何
所遲回而不用乎又何可拘滯而不破格用乎
國初草昧官無常制臣不暇枚舉試考
孝宗朝副使林俊引疾徑歸不嘗起爲操江都御史
乎僉事章懋守制家居不嘗起爲國子監祭酒
乎此皆以德望推者也

世宗朝御史王忬不以薊門急趨陞僉都御史乎
穆宗朝副使張學顏不以遼左急連陞副都御史乎
此皆以材望推者也卽我
皇上初年臣父中行與趙用賢沈思孝鄒元標等
廷杖爲民遣戍俱蒙　賜環給事中余懋學御
史朱鴻謨孟一脉郭惟賢等俱爲民降謫一時
詔復原官者數十人又皆以建言起者也況今日
廢棄諸臣材德俱備磨鍊已久平時敢言之士
卽臨難仗節之臣投大遺艱豈異人任乎凡材
之生公之則有餘私之則不足培植之則有餘
摧折之　不足
皇上奈何以數十年作養之人材僅供一朝之摧折
而令諸臣各私之爲一丘一壑之用也臣不能
無惜也夫朝廷所賴以銓叙品騭補拾激揚者
莫重于吏部掌選吏垣掌科河南道掌道舊例
必推資望兼隆者主之今在事諸臣俱以賢勞
擬陞而繼此以進自乙未而上指不多屈也
皇上試思此等職掌重耶輕耶而一旦付之資新俸
淺少年不更事之人可耶不可耶項背不相望
首尾不相續耳目手足不相習而非特起老成

諳練者叙而用之則久淹者必至于湮而躐進者又嫌其驟也非所以詔官聯也夫皇上之爵祿政事未有終悋而漫無寄者尚書缺則侍郎攝之侍郎卽尚書矣以侍郎行尚書之事何如以尚書爲尚書也而況其人皆應爲知府者也久之而應爲尚書者盡必有品不及尚書而爲之者矣應爲知府者盡必有俸不及知府而爲之者矣以新間舊以卑知行知府之事何如以知府爲知府也而況其

尊無論體統不正而事權不旁落乎無論銓法不本而恩準不偏枯乎均爲王臣均爲賢材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皇上必欲奪彼與此非所以通人情也臣不能無惑也雖然臣又不能無慮也破格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惟非常人能當之而常人處之用之則蹔觀也惟非常人能行之而常人則捷徑也此當事者之責也臣又不能無慨也邇年以來凡事之有利于臣下者不難違例變法以自便而其有利于國家者拘拘焉繩墨自

守曰例不可違也法不可變也其何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收僥倖之用乎臣竊謂皇上之自爲計亦左也臣下而自便其私則恩歸于下

皇上而自破其格則恩歸于上

皇上又奈何不自操自縱使懷忠抱藎之士感扳擢之恩而兇大有利于國家之事乎至若財用之匱極矣非破格一整頓之則愈匱極矣非破格一汰蘇之則愈糜臣而且未敢深言也

皇上加意詳察

邪正紛紜安危關係匪輕誼矣昔言伊

題爲邪正紛紜未剖安危關係疏

祈

聖斷以息妖氛以回否運事臣聞內陽外陰天之常也天反常則爲災內夏外夷地之常也地反常則爲亂內君子外小人之常也人反常則爲妖邇年以來天鳴地震電隕星流牛怪人痾山傾河涸層見迭出洞目駭心史已不勝書矣未有如近日之甚者臣接邸報聞正陽門樓忽遭

回祿諸臣屢上修省之疏臣以爲此猶不足異
也又聞遼左虜酋輒肆跳梁諸臣屢上防禦之
疏臣以爲此猶不足憂也所可異可憂者在人
而不在天在中國而不在四夷也何也天之有
陰陽地之有夷夏人之有邪正其界限甚嚴不
容夾雜其品類甚昭晰不可混淆然而消長盛衰
進退強弱之機相爲貞勝所關于國家安危之
故其理一而已矣淮撫李三才忠貞天植慷慨
自負簽仕郎署卽負直聲鎮撫十二年奉公憂
國抗疏叩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若其計除稅
監奠安小民東南數百萬生靈實受其福
皇上有特鑒天下有公評固非一人一家可阿私而
比附者也乃浮言一倡聚訟四起有參者有辨
者有若辨而若參者情態旨出議論煩興
皇上悉置之不理豈
聖心有所厭乎抑有所疑乎若云可厭臣亦厭之若
云可疑臣以爲不必疑也夫人之邪正各自有
品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不知
邪正之分亦自有實若熙明爲陽黯慘爲陰文
物爲華侏儒爲夷三尺童子皆能辨之何以明

其然也蓋素所樹立也人固有意氣偶激侃侃
建言身名既泰容容保祿者又或有乘時賈直
自負清流憑勢失依聊蓋末路者而三才非其
人也疏揪魏允貞極言柄臣子不宜寘緣科目
實當張四維申時行執政濫觴之時疏陳礦稅
祖陵繪圖罷礦實當陳增程守訓作威肆虐之時疏
陳朝政廢壞極言遼事必不可支實當奴兒哈
赤款關安枕之時疏陳治亂大關極言輔臣壟
蔽實當沈一貫傾害沈鯉之時疏陳三事大義
極言大僚宜補考選宜行廢棄宜用實當朱庶
禁錮諸賢之時疏陳國勢病由極言災繆屢仍
閭閻窮蹙實當密勿忌諱童疏否隔之時至于
饒伸高桂趙南星顧憲成之斥逐也扼腕不平
盡言規切郭正域馮應京之流竄也容嗟不忍
竭力護持義氣薄雲霄赤心對天日果爲要譽
乎三才之名已成矣果爲博官乎三才之位已
尊矣豈非所爲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毅然正
人之翹楚乎哉論節則爲砥柱中流之節論功
則爲保障長淮之功槩欲一筆勾抹而曰淮揚

無警功非特異且弁其直言敢諫盡詆之爲假
爲横爲借主上博風力也不知立言者之功較
三才何若而參三才者又將博何風力乎噫亦
大可異矣夫參三才者必曰貪爲三才辨者亦
曰未周檢押時有跋跑三才疎節濶目長駕遠
馭義重則交必廣祿厚則用自煩人非丘蚓豈
能食壤飲泉人非鹿豕豈能離羣絕類卽三才
自命亦云玩狎世故輕藐貨財不喜說清道貧
不喜弊衣羸馬揮霍運籌爲國家爲地方爲用
人定亂非爲一己營私也三才之品正正堂堂

三才之心洞洞朗朗何必諱亦何必矯而檠以
服用爲貪饕交游爲賄結不知立言者果能息
交絕游而食必伯夷所樹居非盜跖所築乎噫
亦大可異矣向來權奸用事阿媚成風言路若
波善類如掃辛丑散館諸臣如宋燾陳宗奭王
基洪吕邦耀等力維清議屢建讜言能爲正必
不能爲邪乃因意見不合遂致品類漸淆始發
大難之端猶有未實之說其後愈爭愈憤不勝
不休戈矛横生葛藤滋蔓盡失本來之初意波
及事外之端人夫辨三才者擬于與唐之汾陽

人且以爲不利叅三才者律以篡漢之新莽豈
自忘其無禮乎噫亦大可異矣總之是非無一
定邪正不兩立以非爲是必且以是爲非以正
爲邪必且以邪爲正繇此枚卜兼用內外無一
人如趙世卿矣王錫爵不知其陰狠但知其不
當出矣李廷機不知其險僻但知其不當留矣
論列錫爵廷機世卿罪狀者以爲傷國體失情
實强加以不堪矣昭雪沈鯉郭正域沉寃者以
爲引擬太煩黜綴太過矣姜士昌以爲鼓動爰
立矣段然汪懷德以爲黨附矣邵輔忠錢策劉
時俊以爲受誣矣陳大綬清正負時望以爲苛
刻失士心矣三光失明矢口布彌天之瘴霧五
色無主下筆起平地之風波泥濫過於洪水披
猖甚于夷狄此臣之所爲大可憂者也夫國有
令甲民有秉彝上言德政者誠匪靖共之誼不
好懿德者必無是非之心稱三才者曰詔諛矣
左袒諸奸希圖翻案將無墮詔諛之穽乎爲三
才辨者曰賄結矣輦金數萬陰行反間莫須蹈
賄結之嫌乎若欲以黨字箝人則不與黨人君
子且有滅耻必欲以賊私聳聽則恐累

聖德清時誰啓厲階臣之所爲大可憂者又不獨在邪正之混淆而已臣以子立孤踪遠羈絶塞殊鮮澄清之効每懷尸素之羞行且弛擔將圖稅駕又豈好滋多口不敢有懷二心故直陳邪正異處冤不爲憂而所可異可憂者在此不在彼安危關係孰緊如此蓋陰曀盡消立見兩闢清泰狂瀾既障永堅一統潛雛臣故曰天變不爲也臣言雖戇臣心不欺惟

皇上垂察而亟斷之世道幸甚即不然而邪局可翻清議不泯雖坐臣以黨加臣以罪庶幾夙夜無靦面目不愧先臣于九泉得從諸賢于泌水臣生死有餘榮矣若持兩可之衡聊結一時之局宋人調停足爲殿鑒非臣所敢知也

淮撫不貪清議自在謹再陳邪正之辨以俟聖裁事臣

惟天下之患莫大于國是之調停蓋正人之待邪人常寬每欲借題爲淮撫不貪清議自在謹再陳邪正之辨以俟聖裁事臣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品之混亂尤莫大于持平以銷競邪人之害正人最毒必欲操偏重以文奸淮撫李三才之彖或辨非一疏矣臣平日素無忌諱平旦尚有幾希而久不發一言

者謂人所已言人所共言人所能言不必襲人口吻也近見憂時之士欲息紛訾稍爲調解正氣漸弱邪氛益張不得已畧爲剖晰又因徐兆魁爲衙門前輩不忍斥名以存雅道而不虞兆魁之不悟也夫使三才而果貪也雖有砥柱之節保障之功不足稱也諸臣之辨之者皆闇也皆媚也皆盜臣也而其實不然也臣敢一言以蔽之曰不貪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以清議證之也夫今之所號爲賢人君子者必曰東林其所藉爲口實者亦必曰東林未聞有以林居漫錄尊之爲聖書者也臣聞東林名賢如顧憲成者近會貽書揆宰幾數千言備述三才生平稱服其不可及者有九又言三才四十年甲科十二年督撫囊無一錢家僅中產諸子猶然布衣享用不過一香一茗臣猶自愧交廣用煩揮霍運籌之說尚未直截使臣而闇也媚也爲盜臣左袒也則顧憲成亦闇耶媚耶左袒盜臣耶恐兆魁可指臣爲邪可指曹于汴王基洪爲邪必不敢指顧憲成爲邪也臣而得與顧憲成曹于汴王基洪同爲邪臣願足矣兆魁之詈臣

愈甚而臣愈增重矣臣以萬曆疏鈔投兆魁上下三十餘年欲其稍知法戒而不意兆魁于兩年間童疏尚未悉也方從哲陶望齡臣實有疏微刺之以斷浙相一脉何嘗推許何嘗改換然卒未嘗肆血口以汙衊其素行如兆魁之誣人也者段然劉時俊疏欵顧天埈李騰芳波及臣等掃除詞林爲人指使臣實不甘會有疏辨至于顧李亦未嘗有一言獎借正避推戴之嫌不蹈保舉之習原疏具在而乃以臣爲黨顧李耶且今翻局情形各有原派或借之以爲用或乘之以爲利人言籍籍士論頗明黨顧李者必不保三才保三才者必不黨顧李又不待辨而昭然若發矇矣臣與段然相爭如虎今日之論適與然合正見臣之成心盡化良心不欺又不若兆魁之執迷從邪而卒不悟也臣雖多口本自忘情使兆魁而勇于受過不終爲奸邪王錫爵等用命臣將以忘段然者忘兆魁矣兆魁稱臣豪敢武勇臣不敢當又恐豪敢武勇必不善爲翹媚而託言忠厚乃其深于翹媚者也執正執邪兆魁一人所能定耶臣見

科臣曹于汴給假臺臣王基洪告病皆有掛冠
東門之思臣亦束裝始終願同一轍國家安危
人品邪正任兆魁等好爲之橫言之臣無庸過
憂臣不敢復贅矣

抱病聞言平心剖理疏

抱病聞言平心剖理以祈
聖鑒事臣以淮撫李三才攻辨不一議論愈紛據其
平日之直聲質以東林之清議爲之昭晰不識
忌諱臣之罪也然而以私書發抄者爲三才辨者不止于臣一
人不足異也顧憲成三書發抄實由于臣爲之
傳布更屬忌諱臣之罪也然而以私書發抄者
亦不止于顧三書不足恨也或謂發抄非憲成
之意或謂失在將書發抄之人罪在臣臣何敢
自文昨接邸報見劉國縉一疏謂臣之救三才
意在顧天埈立論極新用心太刻臣雖病甚何
能無說臣與天埈四府同鄉原無瓜葛一時偶
識亦非久要顧黨之說起于忝方陶而不知碍
顧手者不獨方陶也忝壬辰以前詞林碍手者
亦不獨臣也何獨指臣爲黨耶言官論人亦是
常事若論一人必黨一人則諸臣所論者又將

黨誰耶人之唾罵天埈者謂其合王錫爵沈一貫爲翻案計耳臣固然錫爵一貫者也黨天埈則必黨錫爵一貫將自定案而自翻之耶三才被論人謂搆于天埈而以救三才者救天埈之人既坐之爲黨臣救三才保全天埈下手之人又坐之爲黨然則將何如必一意掃除而後可耶臣之誤寔成惟是將書發抄耳其上書揆宰臣不知也豈寔成自誤耶抑亦臣誤之耶寔成清修有道或未必誤豈上書不誤而發抄始誤耶既知其誤而又欲催其出以究忠猷何耶適見四川按臣朱萬春亦引鄉先達蔡悉之言爲誣夫言必稱其先生禮也蔡亦清修有道之士得無又誤耶萬春得無標榜合肥又誤蔡耶總之羣邪合謀先詆僞學攻淮撫之意少傾東林之意多臣竊窺其微直抵其吭當頭一喝頂門一鍼固宜其恨臣入骨而謂臣之把持也彼亦知清流必不可溷清議必不可淆怒寔成而不敢明言排寔成而不敢盡言若挽若推欲吐

欲茹而後于　臣之不肖懸斷深入坐爲其黨即爲其黨永不許開口不許翻身稍一分疏又云反覆然則將何如必終身擁戴而後可耶古稱莫須有之獄以爲憯酷自今觀之不必莫須直坐之曰有而已矣清明之世創此腹誹唇譏之律寧不爲之寒心即憲成之書實由信三才之深臣之疏實由信憲成之深識見不同自難強合是非邪正又不必曉曉多辯矣夫今日之人情若以發抄憲成書爲臣罪案不知憲成兄弟競爽俞負時名慷慨上書悉關世道已丑允成上輔臣許國書丁未憲成上輔臣王錫爵書累數千言人人膾炙未聞有譏之者　臣以前書附刻疏鈔之末傳之天下後世亦未聞有罪之者何獨今日恨之深也此其故難言之矣乃　臣又有一罪不合爲鄭振先懿親然而振先自有本末自有寃對與　臣絕不相蒙九族可夷三黨何罪寧波之水豈能波及于　臣直當付之一笑耳

　臣抱病乞休決意長往身將隱焉用文之且以爭辯日煩不欲再瀆天聽昨見萬春疏云可以告朋友不可以告

君父非臣誰也輒敢修詞具疏以俟
聖明裁察抑又有人哂臣不宜依附東林者臣誠東林人也井蛙之見知有東林而已矣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奏疏

騎將擅調屬夷疏

題爲騎將擅調屬夷震驚　宮闕乞　賜究處以重邊防以安人心事臣於正月廿命在途忽接邸報聞京師訛傳虜警居民逃竄初不勝駭曰民心雖愚豈一無影響遂致張皇也繼接邸報聞總兵王國棟帶領夷丁赴任居民驚避又不勝疑曰夷丁雖衆豈一無驕擾遂令奔逸也昨

于二月二十二日該守巡懷隆兵備道張我續
陳廉等申據鵌鶻堡長安嶺守防官鄭登瀛常
仲選等稟稱王總兵于正月初五日差旗牌趙
尚春紅旗張忠金無牌票止執令箭挑選屬夷
一百八十八名欠給馬匹隨調聽用徑赴薊鎮
去訖金不關白該道申請督撫已經通詳兩院
奉批查議事在臣未任之先可以無言昨見京
城巡捕林桐條陳邊事一疏內稱近日本鎮調
用屬夷隨路搶掠幾成大變則王國棟之罪
且不能爲之解矣

夷正欲借其一臂之力又何難于千里之行
各夷駐牧原有定處該道撫賞均有專責凡遇
應援調發大則題奉
欽依小則聽候詳示未有擅差旗牌傳箭徑調者即
昔年寧夏哱賊負固調用苗兵奉有
明旨豈閫外之事必從中制所以防專擅重職守良
有深意非苟焉而已也且自宣赴薊不爲不遠
數幾二百不爲不多鵌鶻長安去赤城僅數十
里少待請詳不爲不速而薊門失事頗酋狂逞
雖切震鄰亦未必如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勤王

之師頃刻不容緩也上不請之
天子下不告之方伯欲調則調可行則行國棟目中
豈復知有兩院又豈復知有三尺哉使國棟而
便宜從事約束無譁也或當諒其急公之心猶
難免于專制之咎倘隨路搶掠果如林桐之說
則其激變閭閻動搖輦轂漸不可長罪不容逃
又安得置之不問乎況彼時驚竄其踪跡傷損
不知幾何人今議哨探其旁午騷又不知幾
何時也此皆國棟爲之禍也至于屬夷業已發
行或無追復還巢之理各夷素豢養必有恣
勇報效之心除在巢夷屬該道轉行各防守
意撫恤免其內顧保無他虞伏乞
敕下兵部移咨薊鎮總督將隨征屬夷安插得所
事寧之日即使發回駐牧而王國棟擅行調發
終屬驕悍或議量加罰治或令戴罪立功并乞
通查經過處所有無搶掠事情據實申報以憑
究處其于振飭邊防安輯人心所係豈淺少哉
時當用人之際難未可以苛求臣忝執法之官
實不敢爲姑息伏惟
聖明垂

題爲[illegible]氣託疾疏乞 賜議處以肅
[illegible]仍更治事臣惟今天下紀綱廢矣彼此
始上下雷同而非力振刷之則益廢名分隳
矣爭奪踰越後先詭辭而非力維持之則益隳
脂膏竭矣徵浩繁用度奢僭而非力樽節之
則益竭此固司世道者之隱憂持風紀者之專
責也臣愚奉

命巡方自揣駑庸毫無裨益惟是節用愛人一念拳拳
[illegible]負矢不敢少假入境以來諸凡舊套未能盡
除一切靡文共期漸次庶幾黜浮崇雅潔己率
公或可少逭罪戾無負任使乎一時督撫司道
諸臣無不體諒而乃有大同縣知縣安曦始而
碌碌隨俗猥襲陋規既而悻悻負氣不識大體
臣安得顧惜體面不據實一直糾之臣自宣府
移按大同先有憲牌禁止迎送裁革鋪設郭外
不許遠離三里院中不許先貯一物是皆憲約
所載非有過高難行之事也乃未及疆而迎候
者紛紛甫入院而鋪設者種種臣當時發出量
責該吏似亦憲體所宜非有已甚難堪之情也

職且卽日杜門移文乞休矣夫曦以靑年甲科
新任煩劇卽抱微恙何妨暫攝而遽爲長往之
請豈眞有遐舉之思乎臣聞其爲人恃才不羈
使氣難近詢之該道謂其父厭巖巖邑亟圖公遷
不知統轄有憲綱非可以意騁也東西惟
君命非可以意擇也使曦而果有不起之疾猶可以
自解不然卽政如卓魯而便利自圖才埒賈董
而褊淺自局亦豈得爲眞純之品大受之器哉
且其衙蠹不淸律文未詰臣初按部已見端倪
焉京官例得請外更徑許歸休大豈
祖宗立法故爲異同正以民社攸司預防趨避乃今
有不樂于凋瘵而請者有不習于衝煩而請者
有不理于士民而姑請之以嘗上官之意指者
請而得也遂弛擔之計請而不得也更徼臥
轍之名何怪乎窺敗之益工頑鈍之愈肆也臣
因是而又有感焉臣官雖卑爲
皇上操三尺者也一虛文不能華其何以與大利除
大害一縣令不相信其何以表庶僚徵庶民良

由德薄望輕無能彈壓誠恐譸讋體褻益長囂陵且下方執法而糾之上或憐才而縱之我任受德誰任受咎有言責而不得其言有官守而不得其職臣固自審其宜去而皇上亦安藉此無用之具臣爲也伏乞勅下吏部查覆如果臣言不謬臣法當行將安職量行改調以肅憲紀并將臣罷免以爲不稱職之戒更乞申勅有司凡推顙撐便託疾請休者即令解任不必勉留查有別情仍行重處其於振飭吏治未必無小補矣

奸弁緣事抗旨兇弁生事虐民疏

題爲奸弁緣事抗旨兇弁生事虐民酷刑斃命懇乞重究以警貪殘以昭法紀事臣聞世道之有治無亂者惟恃朝廷之三尺官方之最濁難清者尤是武弁之一途然武臣不嫻禮法驕蹇自恣其常態也至以錢神之力藐君命如弁髦則難乎其爲上矣武臣不諳律法剛愎自用其闇識也至以債

帥之威視民命如草菅則難乎其爲下矣臣巡
歷所及聞見既眞敢以兩鎮之公憤二道所詳
申者據實爲
皇上陳之謹按分守口北道按察使張我續呈爲極
惡武官逼殺多命等事遼蒙前院參劾奉
旨提問犯官董用威等一起除用威侵盜沿邊錢
糧因姦故殺本夫一月而繼死十一命一夕而
燒毀七屍臬憲俯擬罪見在覆審外惟
是原任南山游擊江萬仞與用威宰妹互
訐有盜砍　陵木城二事俱係重情必
須拘鞫一向逃躲抗不到官難以江銳之
且復倩人而代訊祇憑忽起天津即准
官吏宿娼之條亦在行止有虧之列似屬抗
旨理合參揑等因又按整飭薊陽和道右參政李本
緯呈爲人命事遵蒙本院批准狀詞審問犯人
王景玉等一起除景玉倚憑勾捕率領家丁挾
弓矢以追呼當額顱而毆擊屢經檢審依律擬
罪仍候通詳外惟是見任南路井坪參將高應
節因董朝臣抗拒不服喝令軍牢擅用挺棍夾
打負傷送監當夜氣絕死不旋踵一命立准爲

杖鬼纍喘猶多滿門盡繫于獄圍沉寃何訴既
揣金科之莫逭乃仗錢虜以買和據其一時之
酷刑止應降級槩以生平之謬舉未卜恣睢緣
係軍職理合叅提等因臣不覺仰天而嘆曰有
司以執法爲公
聖明之世乃有狡獪狠戾
天子以好生爲德詎意
若二弁者乎臣又查得江萬伋原叅事件尤未
可以擢髮數者一打死軍人命孝朱天祐丁應
科李淮等數命俱係高按火燒骨骸無存郝宅
林仲禮等証一打死江
子江守元等証一差委官姜進忠領冬衣布花
銀五千八百餘兩通同盜五大錠又將自己銀
抵換二千兩給散軍士銀匠秦昌梧店家李梶
問罪原招証一鐵匠劉登雲等打甲七百餘副
每副扣銀一兩三錢以致甲葉不堅劉朝奉等
証一指到任置買家具扣各軍糧銀共一百餘
兩尤旗牌証一私占各色匠役一百餘名每月
每名納辦銀五錢共一百餘兩蒲林等証一各
口千把總逃故軍糧每月一百餘石每石扣銀
六錢高按等收証一占打牲軍士二百餘名占

燒木炭打柴二百餘名每名扣糧銀六錢旗牌
禪相等証一覇占軍人李大節妻王氏以致告
發家人江漢清頂罪本軍証一賒欠屠戶梁國
成等肉銀五十餘兩酒飯錢衛相等一百餘兩
雜貨鋪甄南淮等五家二百餘兩俱措勒不與
反加夾打各行戶知証其奸惡如此安得槩置
之不理也臣又訪得高應節在任贓私亦有可
以屈指計者一責開雜役親兵劉汝川等四百
餘名免其年終打草每名納銀三錢計三年共
得銀三百六十餘兩管隊蘇成國全証一種蓁
八百餘畦給散各軍每畦索銀五分計二
得銀一百二十餘兩管府旗牌王玉証一
戶劉愷等十五名每月每名折銀五錢計三年
共得銀二百七十餘兩管府旗牌許科証一乃
河將軍會等堡收雜糧五百餘石給散營軍每
名索銀五錢計三年共得銀七百五十餘兩旗
牌田登雷証一鷹手王友孫等十五名每月每
名買閒銀五錢計三年共得銀二百七十餘兩
管府旗牌王玉証一營軍劉洗等三百餘名私
季採草每名五十束給散各軍每束索銀一分

計三年共得銀四百餘兩管隊宋良証一假借
置辦家活向營軍張臣等每名科銀三分共得
銀六十餘兩中軍朱勛証一指稱閱視查盤向
各營堡隊伍科索使用每營堡六十兩每隊伍
三十兩共得銀六百餘兩中軍朱勛証其貪穢
如此安得盡諉之無稽也夫萬仞鑽刺起官本
年二月曾經臺臣論列該部因以風聞行賄尚
須體訪今無論他事即據其抗提蔑法不由保
舉忽爾推用威福自我闔鎮咸詫神通更不必
問其賄之多寡矣應節甄別防秋本年三月曾
經督臣敘薦邠道亦以雲鎮需材極爲要缺
無論多贓即據其忍心害理不奉委勘孤孀覓
殘毒痛愚人頃刻遂登鬼錄更不必問其有之
長短矣照江萬仞心同狐蜮罔知　明旨之
嘗違而賄賂公行一千七百金陳滔之營幹有
跡高應節性似豺狼不恤人命之爲重而刑罰
濫用一夾四十損董朝臣之立斃無辜詐以瘡
貪穹媚竈無寧媚奧剛而成虐不畏人胡不畏
天縱百足之不僵恐三面之難解均應革任提
問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覆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江萬伋高
[illegible]軍賜罷斥並行提究庶乎漏網無可逃
之地覆盆有共戴之天鎮制之弊習一洗於曩
時欽恤之祥刑有辭於永世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邊道並缺秋防可虞懇乞裁斷去
題爲邊道一時並缺秋防萬分可虞懇乞裁斷去
留以安疆圍事臣按宣大兩鎮所轄者惟七道
見任者僅三人張我續以調去矣樊東謨以憂
去矣張中鴻以病去矣張經世尚未到而馬拯
暫留于遼矣時當夏季轉盼秋防虜封未[illegible]
心叵測以宣雲之東支西吾雖未必如遼[illegible]
眉以司道之左提右挈又安能保鞭之及[illegible]
且宣之最要者莫如守口雲之極衝者莫如左
衛守口駐劄鎮城事務繁劇左衛逼鄰虜穴[illegible]
宜奬策皆不容一日缺官者也除守口道缺臣
已會同督撫具題就近陞調奉有
明旨應候部覆惟是左衛之缺四月初銓補馬拯
五月初接邸報見遠東按臣熊廷弼以收拾敗
局非拯不可暫留三月此其爲虜寧前計又

爲開原計甚悉也臣獨不爲左衛計乎且拯而賢也知虜情而得民心也何不議久任而議暫留乎豈拯欲弛擔于遼而未能脫屣于遼乎豈拯僅寄空名于雲而將貽實害于雲乎又豈拯之備遼三年猶未成而數月遂可收拾乎夫拯之亟欲去遼爲杜松也今松已斥拯可一意籌遼而又何難乎昨俊接邸報見遼東疏留鐵嶺遊擊李效忠不難以奉旨之鄭胡隆昭新衙各守舊地遊擊宜留而司道可知

夫皇上之馭臣既介于不用不舍之間臣下之任亦處于不去不留之際恐非所以計安社稷慎重封疆也臣謂馬拯之留與否當求一定勿持兩端且聞遼左虜警孔棘拯之結局尚未有期或將原推寧前道高折枝竟補大同左衛或別議陞調勒令速任以濟目前而留可緩可急之缺以待拯庶乎兩地皆宜三月無曠不然其將道人以狡兎之營索我于枯魚之肆乎臣身叨巡閱目擊邊危何敢曖曖嘵嘵以滋玩愒總之各爲地

方計而已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速爲題覆施
行疆事幸甚臣愚幸甚

賊夷殺官掠馬黠酋狃賞阻封疏

題爲賊夷殺官掠馬黠酋狃賞阻封邊釁已開軍
儲宜豫乞

勑議處以伐狡謀以安重鎮事竊惟國家定鼎
神京三面鄰虜東北則宣大如肩背
之護元首關綸之門戶皆重地嚴鎮也邇者
賴蠻跳梁都御史臣不啻救焚而拯溺

旦夕給餉而增兵誰不仰頌
前留心邊計臣按宣大鎮臣虜不直陳於
可暫紓宵旰之憂敢復爲張皇之說乃近接西
鎮各路塘報有不得不
君父之前者本月十四日據赤城兵備道右參政陳
廉塘報有青邊口計賞夷人色賴等次
操守李官舍領軍丁三十餘名追趕神
等因此宣府鎮事也本月十六日據陽
道右參政李本繕塘報有明暗台吉
與卜石兔等講人畜五路台吉差敖罷言台吉

等忠順夫人差威靜來四倘不浪等趁趕勸阻
等因此大同鎮事也三日之間塘報兩至臣不
勝愕胎夫夷酋世叨中國豢養理宜感恩圖報
而今以討賞回邊掠馬出口遂至戕殺職官此
其兇暴太甚豈得以常例罰服也者虜王世受
天朝封爵理宜及時請襲而今且挾賞握印設計阻
封復爲爭講人畜此其狡謫叵測未可以常情
窺度也者及查色賴乃爾狠戾如復循九九之
言素非善良色賴等乃白言台吉部落也白
苟且完結非所以明法也臣以爲不正賊義之
罪則白言之賞宜罪也再照明暗台吉乃
台吉黨與也素稟囊久懷忌嫉明暗復爾阻捉如
復待二三之說遷就依阿非所以崇體也臣以
爲不襲虜王之封則順義之賞宜停也蓋我方
懷虜以恩而虜則安可犯我之法虜實利我之
賞而我則何嘗藉虜之封塞上之血口未乾幕
外之戎心已啓白頭之表章屢上朱諦之初載
無虧又何以定一尊而令四夷觀乎故彼以貢
來我以賞往而開市如初此以款爲款也彼則
不拒去則不追而閉關如故此以不款爲款也

明示虜之封若可緩可急之事而預飭我之備爲可守可戰之資且自古邊防未有不能戰守而能款者目今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此我時除器審勢相機在我能制其死命而虜且聽就我之牢籠矣雖然停革市賞未易言也必先定計於戰調發軍士未易使也必先儲峙芻糧宣大年例銀兩積欠數多撫臣催請之疏時至矣禿矣而計部無以應也即應之亦以虛名而未嘗有實數也

皇上伺見該部疏請某鎮年例銀若干奉

旨銀兩准給發矣以爲果給發乎未也又見該部疏請某鎮年例銀若干奉

旨銀兩准給領矣以爲果給領乎未也需餉者方枵腹以待哺而給餉者僅畫餅以充饑請年例者謂撰故物於囊中而供歲輸者徒飭空言于紙上且有奉

旨於數年之前而今未曾到者有取數於幾萬之多而領不及半者以致兩鎮首領等官差遣已盡候領無期曠職瘝官廢時失事莫此爲甚如其無餉必且無兵抑且無官此又可

爲獻欵而長太息也尚書趙世卿束手無策乞
身有辭科臣請其即出料理或有獨契但舊帳
不必出而後可清風蠹不必出而後可杜嗇臃
難悔燃眉曷瀉臣以爲別簡才賢速圖整頓又
裕國安邊之最急者也臣本書生何知疆
事而足食足兵之訓固所夙聞不庭不享之虞
尤所深慮偶陳芻見竊效杞憂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將應議市賞應給軍餉亟爲裁酌
覆請以便遵行庶乎有備無患不戰自屈中國
之體常尊外夷之欵永堅矣疆埸幸甚社稷幸

甚

科參兩摘邊道一空疏

題爲科參兩摘邊道一空慝祈

明旨速下速補以安重鎮事臣所屬大同一鎮惟四
道而張中鴻以病去馬拯以欵留僅存楊一葵
李本緯兩人兼攝昨見邸報復爲工科給事中
李瑾所論列矣科臣因國計而慮邊防糾邊道
有臣所未及言者而先言之有臣所不及知者
而獨知之宜聽銓評用彰公論惟是秋防戒嚴
虜封未定天旱地震軍困民窮正當人心洶懼

之時且有官方寥落之冀而兩道竝論四印空懸千餘里彈壓巡防閒然無人兵適者賢材下塗銓除中格省直藩臬在在乏人然未有一時同去一鎮全缺者也兩道業已表裝遂圖接浙臣等雖以地方無人印務無着暫令候旨未許擅離而以引罪過則當去以崇廉耻則當去且以部卿被論悠悠杜門列署於私宅人皆議其頑鈍而安得效尤於道臣以縣令被論悻悻去國弁髦平憲綱人猶諒其高尚而何能責備于道臣但未知科臣之疏便得旨否部中一覆一推鎮臣而所推之人或遠或近旨卽旨否卽

皇上軫念邊方朝上夕下而所推之人或遠或近或急封貢危疑之時四印兩虛得到任否秋防緊急封道否此皆不可不慮也就近數月千里可無一道否此皆不可不慮也就近調補旣不敢以外臣侵銓司之權循例推陞又未必以常牘動

皇上之聽故臣萬不得已特懇

聖明垂念速發弁乞

勑下吏部查議或於郎署或於司道推其至近

便者勒限赴任無誤地方又撙其不自濫者安
心久任毋煩指摘此不特奠安本鎮之急務而
信任仁賢旁招俊乂俾野無遺佚國不空虛亦
皇上制治保邦之第一義也
制虜要在伐謀停賞原非挑釁疏
題爲制虜要在伐謀停賞原非挑釁謹申明初議
以祈
聖鑒事臣惟夷狄之性獷悍難馴救詰不測中國所
以禦之者惟戰欵兩端而戰不廢欵欵不忘戰
貴審機而善

觀者道耳頃者臣以虜釁已開軍儲宜豫謀撫
二議僭塵乙覽不虞科臣李瑾以爲輕言而挑
釁也輕言之咎臣安所辭挑釁之罪臣不敢任
謹披瀝血誠備陳幾事而
皇上試垂聽焉宜大自欵貢以來三十餘年邊境救
寧民物康阜城堡修繕田野墾闢不可謂非欵
之利然而欵不可終恃也要以欵羈縻之而徐
修吾戰戰不可專言也要以戰震慴之而兼用
吾欵此所謂不戰屈人之兵因欵固吾之圉者
也臣疇踏兩鎮之情形斟酌一字之予奪白言

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革之一字尚不
欲加于順義乃云絕其貢而挑之釁乎然而陰
陽操縱之機亦有可得而言者卜酋倫戾當立
保結已投素囊屢肆阻撓不諧婚媾非欲爭立
爲王也不過借娘子之名攘虜王之賞耳額雖
無溢費實不貲一年停封一年賞彼何所忌
而擁戴卜酋肯歸命乎中國雖不藉虜之封不
問虜之家事而封不成局不結已傷大體尤釀
隱憂年年停封年年賞我何所恃而鴟馭素
囊使用命乎外此而別求陰伏密運機權若非
元老方叔之欽或是英雄欺人之語陰
陽宣諭暗加賞而明剿軍得無叉爲兵
料乎且微獨此也白頭之表文可以屢上則
欽賜之王印終委于草莽非體也會婦之主欵許
以全賞則
勑封之王子竟同于贅疣非制也貢市之年例姑
以完局則
天朝之金繒空填于豁壑非計也欵貢書冊白分
條目夫人有夫人之賞台吉有台吉之賞無順
義王而有順義之賞賞之何名以軍民之膏血

付于不知者何人非法也夫虜之戀賞如醲慕羶虜之攫賞如鬼營窟吾姑以是節制之聳動之彼既失王之名彼或貪吾之餌必且受吾之約臣嘗移書督臣曰停賞之說非謂必宜停也非謂槩宜停也借此爲號而乘此用機但使威出於朝廷而恩加於督撫使臣任怨而督撫任德操之縱之未必非激發之一機也督臣深以爲然隨以此意商諭會使無不惘然失色若咎素囊之爲梗者語薄喉而不吐情可知矣臣上疏之後聞方虛心而咨臣悉心以對職方亦以爲然是停賞之說有微機焉督臣諒之極臣諒之或利臣未耳故謂督臣善於強曩可也謂臣輕於挑釁臣有死不服也謂督臣之言爲老成之長慮亦謂臣之正論臣有死不服也昨見撫臣疏云卜石兎之請封討日亦不遠矣使封而果成未必非一激之力若猶未也督臣亦謬許爲肯綮之論又不然吾謀適不用而留此一種議論爲宅山之右未爲不可而遽責臣之輕言臣有死不服也如謂二空四盡不堪數而夾

攻我實急防弛備示之怯而長其傲囂然動四
夷輕中國之心其爲挑釁也亦甚矣夫按遼左
者灼見虜欵之宜調停既以復欵而慮其請和
按雲中者灼見虜欵之宜操縱又以停賞而疑
其啓釁言戰言欵無一而可爲按臣者不亦難
乎臣猶奉今之督臣愼密周詳共資謀斷光明
坦直各釋猜疑藉令不幸而遇陰鷙之徒勾引
黠酋上邊要挾坐臣挑釁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臣之肉不足食欵有餘辜爲按臣者不亦險乎
夫封事成人居其功不成人任其責臣及瓜而
代弛擔有期功罪無當不言何言且容容
可以全首領可以保妻孥可以免怨尤可以享
富貴不言又何不利第念身在疆埸難同秦越
不忍負生平之期許不敢負
皇上之簡書偶效揣摩罔識忌諱一言不合遂欲服
醞釀已久非一日非一端非一人內外臺省諸
臣盡能言之而巡方閱邊者反不得言非不能
言也恐言脫於口孰剸於腹又以爲輕言而挑
釁也言止矣臣從此不敢復言矣伏惟

聖明鑒察

兩鎮荒旱異常疏

題爲兩鎮荒旱異常百姓流離可憫懇乞速勘急救以保危邊事臣聞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所爲及時拯濟設法補助使民得延旦夕之命者賴有聰明仁愛之主饑溺由己恫瘝切身速需皇恩立蘇民困此地方所以灾而不害國家所以治而不亂耳臣奉

簡命祗役宣雲自二月初部而春而夏而秋由雲西閱邊而南[illegible]遍目擊頗眞黃沙白磧本匪樂郊亦地赫曦更懼凶灾所[illegible]堡到處荒涼疲民扶老攜幼擁道攀轅號呼震天甫甸控地至于日不忍視耳不忍聞車軼不得行臣惟有感額感傷抆淚慰遣而已項該撫臣霍鵬連標先後具疏奏報甚詳當必渙發綸音大施解澤臣宜靜聽覆勘何敢瀆陳惟是旱魃之虐兩鎮並遭斃獨之哀一時難緩臣既不敢誦桑林之責不能繪監門之圖而何忍不以民隱直達于

君父之前乎且臣聞山右凶荒居民竄徙盡轉而入

雲中雲中凶亦然流移踵接恐再轉而爲溝中之瘠也可痛也臣又聞宣鎮軍士月糧久缺環繞而逼餉部餉部無以應米價踴貴恐一激而爲舟中之敵也可慮也臣又惟宣雲重地北鄰胡虜南護京師皆近在百里之內而焚焚無告洶洶不靖之徒豈能枵腹恐饑設或瞋目語難不北走而投胡虜必南走而震京師恐忽釀而爲蕭墻之變也可憂也臣非不知倉廩匱乏度支浩煩此時而請蠲賑誠爲難事撲滿雖盈緩急滕甚固此時而請者豈爲空言但念邊方急

臣壞法詐財撫院聞發兇肆而一任其縱城則耳目之防易敝中鹽常例每年一千兩臨客王麟等可問也所獲已不貲矣而王一葵之古爐犀盃王少熹之狐裘斷簞凡餽送者一畀全收何貉壑之未滿納糧加耗每年數千兩庫吏張振宇可託也所得已無算矣而郭誼之紙續加二王化成之商稅加三即決杖者三錢折納何錙銖之罔遺撫夷銀領銷小錠每錠扣短三錢歷歲不下數千兩銀匠翟奇山譚時望等皆其作使之人豈以撫夷者而攘夷也養廉租

經收千兩每兩加重二錢計年已踰數百金花
戶閭景王左思等皆其被害之證胡以養廉者
而傷廉也宜德倉米豆支取八十餘石貽累倉
官王嘉謨剪髮投繯而坐重辟于張璉屍親王
善之死寃莫訴在城倉米豆支取三百餘石給
付委官董應詔買辦設席而扣附餘于蔣佳手
級鄭貞之活口難箝至于管市賞而受經歷吳
一漁銀五十兩松推茶十斤則門役胡
之過送買市貨而受吏目鄭
江綾八疋則承差陳

之徼片而已原任延慶州知州今陞刑部員外
楊惟相慾乃好副材未聞逆怒橫加于紳弁
秀若無人竊金滿入于橐裝憎茲多口信積窩
徐大江爲腹心訪察文武贊否嚇騙有贓一時
立褫其覬覦曰除奸之勇也郝希虎以爭娼小
忿聽大江片言之譖即行杖斃何狗人以殺人
任門子宋小二爲耳目密報官吏陰私讒謗無
端衆人莫必其命險猶曰摘伏之巧也張東立以
苦主大寃納姜志百金之賄反遭酷亡遂執命
而殞命千戶吳朝用僧造盔甲出言稍亢輒以

違限杖殺是箝結之法也指揮陸應元拖欠錢
糧馬鞭狠打復以燒鐵刺背是炮烙之刑也鋪
行王春光以欠帳告而各犯楊世杰呂光熠等
送銀二百兩原告監死獄中乃求利而遇害鋪
戶魏時興以賒貨告而買辦趙宣龐世元等藉
責四十板各客逐出城外豈通商而惠民督修
四海治磚城追侵曠工銀二百餘兩盡括私囊
已侵漁之有榮監修南山邊墩臺節省鹽菜銀
二百餘兩未還官庫豈出納之無稽縱阜隸舞
弄票取羊豬漏許二十四屯堡三管家之擾交

口幸有同心既而撤行各路管糧官查革停閙
數月而不以報也催督數次而報不以實也此
其故可知也臣備查前按臣糾彈之疏謂董一
元馬孔英麻貴各送表裏銀器一百兩公子五
十兩馬林五百兩麻承恩一千兩既昭昭可指
今據督臣道臣所報占役之數謂董一元討雀
家丁李宗學等二十名馬孔英討雀家丁郝明
等二十名馬林討雀家丁鐵兒秘等二十五名
麻貴討雀家丁喬烏兒等五十七名麻承恩討
雀家丁鄒還等九十四名又歷歷可查是汝璧

所納諸將之賄不過二千金而所糜兩鎮之餉歲費二千五百九十餘石也今已三年費至七千七百七十餘石矣夫一鉢一兩靡匪國計一顆一粒靡匪民脂諸將已收數倍之利尚無屬厭之期管糧官徒徇一偏之私聊爲撫飾之計若曰姑舉一人而吾責塞矣載需數月而拔差代矣將無土偶上官而傳舍直指乎臣因是而嘆憲紀之陵夷也且占一軍則耗一軍之糧缺一軍則少一軍之用效郵作法長此安窮臣所爲奉專勑稱大閱者所閱何兵所覈何餉而釋此弗問不亦上辱簡命而下羞風紀乎臣因是而嘆邊務之塗飾也抑不獨此也麻承恩非但廢將且罪弁也苟直公行賊犯有據萬曆三十一年爲錦衣李楨國所訐科臣孫善繼所參部院覆奉

欽依劄行撫按會勘經今七載抗匿不結臣接管清查催提之檄甫下而調用之咨隨至矣九邊閑將咨取委用豈曰無之未聞奉旨勘問而可乘機謀調者無事則縻營伍之糧有罪則篾朝廷之法彼但知千金之可揮豈復知

三尺之宜守乎臣因是而益嘆債帥之克斥私
門之終不可杜也臣非不知此輩財力甚雄羽
翼頗衆不避嫌怨力爲摘發必有甘心於臣者
臣所執者紀法所殉者職掌所尊者朝廷榮辱
利害有不遑恤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月餉一節
或盡法窮追或原情宥免姑寬既往必戒將來
勿昵私交之情共紓公家之急則外耗一清司
農不得藉口以逃責内供無缺軍士皆得果腹
以即戎足食足兵可戰可守而虜患不足言矣

猾吏擁厚貲官漏細疏
題爲猾吏侵欺擬辟大
究以平法紀以慎刑獄事臣於本年六月巡歷
大同會審重犯有大同中路通判衙門典吏王
敬止一起侵欺官銀八百餘兩合依監守自盜
二百兩以上擬斬已奉各院詳允監候追比照
例三箇月盡完另行改擬過限不完照依前擬
死罪奏請定奪乃臣詳閱招詞内稱原任同知
任祿帶管中路動支籽粒銀三百兩簿上硃批
可證原任通判尹作賓修理衙門動用銀二百

七十兩等情又閱道府駁問審語內稱尹通判修理公衙原取給於山陰縣額派正銀不足又湊以紙續及轎夫工食等項可謂拮据之極何曾動用原無款憑臣亦可以無疑矣至于在同知之動支則曲爲之解曰一日而支銀三百兩又遺筆跡于吏書經收之簿且字跡不對其爲汗衊可知臣則不能以無說焉何也此銀原係各路查刷軍士收獲雜糧變價解府恭候督撫衙門抵克銀兩總是減刷軍糧不經查盤莫可究詰況上下苟且彼此侵漁不一而足矣

裴文炳接管偶爾撿舉實前官所不及料而預減其筆跡也若零取而總結于一日草書而偶出于兩體其孰從而辨之據稱花押尚少一點臣謂自書者意到筆隨或有疎脫善模擬者必不肯少一點也又安知非畫押留記者故爲異同以爲辨實乎此皆非精于察辭者也各官之意不過曰任同知已籍似難苛求王敬止滿貫總難末減但拚一吏苦捱數年瘐死獄中便可全大體結前案矣豈知貴賤不同皆爲軀命多寡是亦須要分明使任同知之贓在若有若

無之間王敬止之死在不暗不明之地恐終非
法之平而安所稱獄之愼乎且臣亦非但據敬
止之招漫爲疑詞也查得前按臣湯兆京論劾
任祿狡獪貪婪賊以千計內有倣屯租而設櫃
自收計所得三百金一款何其血跡止之招若
合符節也夫罪極于一斬不爲不重即無活理
尚欲曲求其生賊至于三百不爲一不多稍涉風
聞必須嚴核其實而況參疏招詞彰明較著猶
然草率塗抹雷同掩護忍于殺一無辜之命而不
忍于傷一官之情則臣所爲察吏安民仰冤理
枉者謂何方今清藏森嚴詞無所容
撫按懲貪戒墨振綱肅紀者又謂何而不
一陳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勑下吏部查議如果臣言有據將原任同
行提到官與王敬止覈面質對或係真正不
昭雪果有指證亟爲究追蓋雖無據于敬止之
效而亦可以少紓漏網之奸永垂肚篋之戒矣
糾劾方面以備考察疏
題爲糾劾方面以備考察事竊惟計典核三載之

幽明監司爲庶僚之表率邊道又係九塞之安
危必才品兼全始稱官守操持罔玷乃免人言
今值考察之期臣當巡閱之後耳目已遍採訪
既眞間有瑕疵不孚輿論者雖經屢薦而初終
鮮克則言之不嫌于異雖經論列而意見偶合
則言之不嫌于同雖經微刺而事跡漸露則言
之不嫌于盡要以少效澄清之職仰賁彰瘅之
用而已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謹按原任分巡冀北道副使今聽調楊一
葵文采有餘才情無礙治兵治餉先後厘邊實

之勞使詐使貪始終受鄉里之累蹤跡已招物
議操持尤係官箴馭馬承舍而防檢之術甚疎任
邊方而功名之心太急見怪求調而資俸期于
凌躐豈鬼祟爲催官之神發訪不行而賢否託
于調停將憲檄爲招財之券高應節之兇殘已
見告矣狗情而曲爲之庇護是何心也有味乎
督臣納汗藏垢之嗟金瑄之貪肆已被劾矣授
意而先令之脫逃是何法也無惑乎科臣親識
腹心之刺醬醋好滋味民謹雖得於風聞而武
弁之月換歲更指染難辭於義鼎操防有價錢

謗帖已形於木刻而私人之朝入幕出手談猶
託於棋枰姜慶盜糧參華永不叙用矣新平堡
朦朧容起而納五百之餽議調鎮邊張椿守備
陽和倖轉老營矣曹把總勒留考察而投二百
之賊即容赴任鄧國詔送銀二百呈署守備隨
薦爲標下把總則曹坤之過付有靈楊敏樹送
銀三百謀調善地因薦爲守口堡守備則李隊
長之見證最確用大米而斗斛照常加倍則閻
鎮罷而妻孥之流寓何辜取串絹而價值不
甚分明則各鋪吞聲之冤誰求更毒被論

而歸咎于同鄉同年同事無非怨天尤人低徊
而借譽于布行棉行果行轉見心勞計拙其尤
可扼腕者通判董盡倫清苦異常循良久著先
任清水塹任前職按臣史學遷深致惋惜特爲
薦揚乃以買貨回任餽送王儀不愜其意注以
下考勒令致仕至督撫知其有才憐其無恙而
後加獎加銜則既晚矣且其面語臣曰董通判
因郤其餽遺無顏求去夫盡倫豈無因而以幣
交該道亦豈無欲而以辭郤者示已之潔加人
以污此又輿情所爲大不平也此一臣者雅善

彌縫稔彰寵賂卽加顯斥亦不爲過但年力尚
壯歲閱有勞或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懲
創者也再照此中司道甚少才望居多每遇考
察都無指摘而糾劾自臣始若見爲薄乃該道
議論到處沸騰臣或以體面之故根柢之辭有
爲姑息不公不明必居其一臣且自爲洞察權
而不暇爲樹怨招尤慮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一來照
例考察庶乎計典昭明監司振肅而
折衝矣至于[illegible]公論[illegible]

未覩其爲人而偶閱其薦疏非泛泛稱譽者比
津津忻慕之或宜起用以盡其才爲有司稱職
之勸監司敝賢之戒斯亦黜陟之典所當並行
者也統祈
聖明垂納而當事者少留意焉

糾劾有司以備考察事臣惟考察大典也考
察而先以糾劾公典也大不容忽公不容私其
或博長厚而以姑息惠奸臣不敢也或畏彊禦
而以庸懦備數臣不能也或務摘發而以羅織

列欵臣不爲也要之察合於觀而可矣情蔽其
罪而止矣謹擇其人之顯著與事之切實者爲
皇上陳之訪得見在宣府在城同知陳王道性本陰
邪行多貪肆雌黃口角無非種種機鋒青白眼
稜盡是詘詘顏色撫賞重餉也文簿循環至于
七年不換豈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乎吏胥之首
尾安所稽查冒糧積弊也牌票絡繹終於一名
不報豈喜其利已而縱其侵乎軍士之膏脂何
堪朘削書手田珠說事過贓撫院訪拿配革而
猶聽其出入衙門則腹心之疾難除舍人宋九

寒錢糧微海[illegible]
自太倉視之不過秭米耳
皇上去年特留稅課銀十五萬六千兩以賑浙直之
饑今何惜些須不蠲之以救兩鎮之生靈乎
雲原無沃壤子粒安得餘銀奸民巧借牧地
飭詭辭該鎮若扣軍需以克額解脂膏已竭於
御何堪當此洊饑尤難措辦向蒙
皇上軫念量免三分之一今應徵解者并名馬房租
等項僅有八千餘兩自　內帑視之不過毫末
耳

皇上近日允留稅銀三萬六千八百兩以充遼左之
餉今又何惜此須臾不繼之以全十分之恩信
蓋臣所覩灾傷之民極邊極苦所求蠲免之
甚便甚微而所關係於陵京之安危最重最切
皇上以聰明仁愛之主開天地父母之心必有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速爲題覆施行則民力少
邊防永固
皇上萬萬年無窮之令聞無疆之休其
悠久矣

廢將冒糧事關軍餉疏
題爲廢將冒糧事關軍餉事臣惟今天下
聖斷祛夙蠹以裕邊儲事
者莫如虜患慮不給者莫如軍餉而
種種牢不可破者莫如邊事衆口嗷嗷忍不能
待者莫如歸咎于司農然臣以爲必厭邊事清
軍餉而後虜患可無虞也此自强之本也又必
釐夙弊除外耗而後司農可無辭也此各盡之
道也臣始入境微聞廢閑將領冒支軍餉他鎮
之所無而有之自宣大始宣大從前之所無而

有之自舊督臣鄭汝璧始蓋汝璧殘病貪婪廢職業之狀按臣喬允升會疏論之媚虜營私破壞邊事之罪科臣宋一韓會疏論之俱可覆按無庸復贅惟是虛傳五路上邊調集諸將防衛張皇已甚徼倖旋生廢閒五總兵以納賄希敘功矣其招之來也惟賄是求祗借公子以攝利其遣之去也無功可敘遂剝軍士以市恩欲且謂操贏私囊取償公帑其計爲甚便也抑作偏一旦積弊數年其害爲甚大乎臣詢之臣督臣曰有之詢之臣曰有之信無

何名委吏日積寅收買米豆有索百四十非年榮昌簿之晴陞有力至於起建生祠聽李鄴官之獻諂歛民二百餘金比追筆楚先墮淚而立

碑刑刻治績假何按院之敘童頌德三十二款旋改廣文既盜鈴而掩耳又其猶名之餘技而已此二臣者在陳王道柔奸而貪冒在楊惟相剛惡而貪殘賣有頗言似宜顯斥但材猶可用年未甚衰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懲創者也原任大同縣知縣今聽調安曦一味糊塗百般殘忍律文未諳視民命如草菅奸不清

任吏胥之猶大刑罰當覓用也而失候坐飯馬
夫王敬責三十板而死又失候燈火樂戶宋國卿
責三十板而死訐告小事倘如照責四十板一
夾棍而死爭糞田禾張三責二十五板送監五
日而死追比舊糧馬志南責十五板而死西浮
頭民趙三叠二王千王萬曹六曹倩各責三十
板七日內俱死徐瞳都民曹九伏曹九德曹春
各責三十板一家二命俱死其尤可痛者馮金
欠糧逃躲捉拿幼男小馮子年十四歲重責十
四板而死二哥子年十二歲重責十二板而死

馮金拿[illegible]
乳虎桁楊無數宛[illegible]
相二十兩而借常鸞十九兩而借門子李[illegible]
十兩而借牛愼性四十兩而借董樞三十八兩
而借義官亢金六十兩而借其尤可怪者信任
猾吏周一經在公廨收糧差銀二千餘兩每兩
加耗三錢共得耗銀九百餘兩追徵舊糧銀一
萬八千餘兩每兩加耗七分共得耗銀一千二
百餘兩胥辦支用無不取之一經至陳同知查
盤官庫缺少數多懇央免申而法開弛矣利厥

貪狼城社幾多耗蠹至于審戶額外多銀五百
餘兩欽出無名杖贖酷追每月數百餘金非若
無力事猶矮昧議實沸騰而親致庫吏王小仙
之吊體統盡廢況醉宗室文華之堂威儀大喪
又其孟浪之未節也此一臣者操守在清濁之
間苛刻出情理之外一路之興未已百里之命
難膺所當照不及例降調閒散以示曲全者也
見任廣靈縣知縣姜一鵬漏盡鐘鳴途窮日夕
崦嵫日迫倦飛寧懼干憚于傷弓貽悞情殷屢屈已
甘于饞鼎重犯家屬魏登會審蓋比收管之名
毫無覺察出押之虎曷追積識兵房蘇守道扣
剋料銀虛粘文領竟不標批則當道之狠誰問
徵丁糧銀一萬餘兩每兩明加一賠加五共得
羨銀一千五百餘兩老人王命楊傑等可證也
收驛糧銀四百餘兩每兩或加二或加三共得
羨銀一百二十餘兩里長張珠余世勳等可證
也募馬頭而馮銳王登等已承認矣故不准而
令其攀報則八里平民楊永安賈廷舉翟漢官
等二百餘名共罰穀銀三百餘兩則皂隸李棟
之奇謀納吏農而王桂溫而屬等已應役矣猶

未已而遍行拘認則一縣良家王國眞梁孟全
楊大宰等八十餘名共罰穀銀二百餘兩則書
識王剛之妓計田益調戲父妻伊妻周氏告赴
本官矣而以三十金之餽免究過送者皂隸王
一蓋也梁六德遍緝正妻伊父龍加仗訐告公
堂矣而以五十金之授准息過送者皂隸馮鏗
也因官廳之倒塌而以修葺罪外加罰共得銀
一百餘兩堡長韓二先等被害眞士木之爲灾
取鋪行之段布而以粗紕粲坐杖贖共得銀六
十餘兩行戶逯簡甲等合究實贓緣之肆虐此

一臣老年已甚頑賤多狼籍染指已滋于前任
噬臍難挽其後罔不李無嫌葛藤宜斷所當照
不謹例開住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王道等
分別議處庶公道昭明官邪知儆其于吏治計
典未必無小補矣

止園集　卷九

止園集卷九終